

明  
萬  
表  
輯

皇  
明  
經  
濟  
文  
錄

薊  
州  
編  
宣  
府  
編  
大  
同  
編

(國學文庫第十九編)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五  
月  
重  
印





明萬表輯

(國學文庫第十九編)

皇明經濟文錄

蕪州編  
宣府編  
大同編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重印

# 皇明經濟文錄目次

## 薊州編

薊州(魏煥).....	一
薊州保障.....	二
薊州邊夷(魏煥).....	二
薊州經略(魏煥).....	四
薊州鎮(許論).....	一〇
薊州(王瓊).....	一三
邊務事(于謙).....	一四
邊情事.....	一九
邊儲事(彭韶).....	二三
高闕.....	二五
爲料賊情酌軍馬樽節糧餉事(王瓊).....	二六
預防邊患事(叢蘭).....	三〇
罷關稅(鄧閱).....	三四

大寧考.....	三七
太寧三衛(屈伸).....	三八
諸種.....	四一
兀良哈.....	四二
正德十年朵顏夷人始末(王瓊).....	四七
爲傳報夷情事.....	五八
爲夷人求貢事.....	六〇
爲明大義以服邊夷以弭虜患事.....	六二
女直.....	六三
表忠祠記(彭時濟).....	六六
張侍御閉關三疏圖記(王瓊).....	六九
總兵官都督李公邊政記(彭韶).....	七一
李文忠克開平大寧錄(董倫).....	七四
捕魚海之捷.....	七七
<b>宣府編</b>	
宣府鎮(魏煥).....	七九

宣大鎮(王瓊).....	八二
宣府(葉盛).....	八五
整飭邊備事(李秉).....	八八
獨石邊務事.....	九一
屢豐亭記.....	九二
宣大修邊事宜.....	九四
爲軍務事(王瓊).....	九六
出陳易新議(褚寶).....	一〇〇
新募議(岳魯).....	一〇一
議修邊要(岳魯).....	一〇三
鄉兵議(褚寶).....	一〇五
鐵裹門(褚寶).....	一〇七
牧馬草場議(譚學).....	一〇八
宣大車戰.....	一〇九
大同論(許論).....	一一五

大同保障(魏煥).....	一一八
大同邊夷(魏煥).....	一二九
大同經略(魏煥).....	一二九
擒獲達賊事(于謙).....	一二三
大同停徵稅糧疏.....	一二四
軍餉事.....	一二九
復修邊防.....	一三三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史道).....	一三六
預備邊務事(于謙).....	一四〇
爲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王瓊).....	一五〇
許襄毅撫大同略.....	一五七
雲中紀變.....	一六〇
爲獲功事.....	一六七
雲中紀變(孫允中).....	一九一
擬上明罰安邊疏.....	二一六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四）薊州編

薊州

魏 煥

薊州一邊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乃卽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遶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

### 薊州保障

一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鎮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內所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制更相防守

### 薊州邊夷

魏 煥

朶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即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東夷遼王會寧王朶顏元帥府元帥各差

人來朝永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督二朶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曰革蘭台右都督朶兒干今襲者曰拾林孛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班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二衛惟朶顏曰朶朶顏惟花當日眾把班打都拾林孛羅皆爲彼制馭今考革蘭台子孫爲都指揮者二曰脫力曰哈哈赤爲正千戶者四曰革孛來曰幹惟曰把兒都曰伯革爲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貢二次共六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罕脫桶阿克庫把禿刺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牆子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邊人謂革蘭台把班革孛來打哈脫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倫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爲我邊患



恐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州經略

魏煥

一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踈夷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增墩軍益邊糧以嚴防守其庶幾矣

一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磬折計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弘治閒張都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將外橫山踏勘圖本甚詳若從其計修築外口橫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

之人堡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又據致仕參將周楫稟議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礮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眞自然之險

一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扳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卽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削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林木岑鬱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亙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一查東邊墩軍每堡多者不過數十人少者僅得二三人軍士單弱莫此爲甚欲撥補加增查得各衛官軍除通涿武清等衛額有京班差操其餘衛分各已選補邊堡在衛守門者多係老幼操守者止存餘丁所畱正軍

不過局匠數人而已況宣大各邊在墩官軍之糧倍于在衛惟此邊墩軍之糧與守衛者無異安土者人情之常既無鼓舞之利誰有棄父母妻子而樂爲守邊哉

一足邊糧弘治閒坐派本處邊倉支放官軍甚便今各倉廢壞俱赴薊州密雲昌平等處支糧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守候往返動經數日每遇支糧寨堡一空偶有邊警其何以禦況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歲之用而密雲昌平二倉尤爲空乏各軍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糧者至于官俸百戶上半年每月止折銀四錢二分下半年每月止折銀三錢二分遞加至指揮使上半年每月一兩三錢一分下半年每月八錢八分按月支給猶爲不足必待半年之後加利揭借所得幾何欲其不削軍士固守邊圉胡



可得哉

一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後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尙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邊方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兵多逃亡

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軍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可募爲兵此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被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兩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

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推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畱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一國家設六邊以馭胡唯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牽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瀧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于保定于是紅縲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

居庸有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偃僂遼之噤吭傾硬諸諸陵亦時警嚴烽堠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圉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尙念哉

薊州鎮

許論

薊京師左輔也我太祖既逐元君迺卽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

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朶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尙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於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閒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

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繆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

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推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州

王 瓊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亙千餘里卽古營平之地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朶顏太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爲中國藩籬三衛夷人每歲入貢處待有常規不可因其挾求賞踰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輕議增兵而

使百姓困於輸輓此守鎮之道也

邊務事

于謙

右監丞林春節該欽奉太上皇帝勅諭今兀良哈太寧朵顏福餘三衛達子頭目譎詐多端往往指以進貢爲由頻數差人往來打聽消息或者夾帶瓦剌脫歡差來人在內亦未可知茲者勅遣往諭三衛掌衛事大頭目知之今後掌衛事大頭目欲差人進貢差的當頭目三五員來或有緊急眞實聲息不拘時月許差二三人奏報其餘部屬小頭目人等遇有時節欲來進馬不必他自己來聽其附搭頭目所差來人帶進賞賜一般給與若非時節進貢及無緊要聲息俱免其頻數差人來往今令通曉番字序班徐亮前來爾處職專驗其番字奏文如果大頭目遇時節差人來進貢



或不拘時月差人來奏報聲息許放入關令人伴送來京若非時節進貢及奏報聲息並不係大頭目差來人員與其部屬差來頭目人等悉皆當回庶免勞擾不許泄漏欽此今景泰二年五月二十六日該太寧等三衛都指揮隔于帖木兒等差使臣指揮散母奴等九十六員并也先處回指揮迭里必等二員名前來進貢臣會同提調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鄒來學鎮守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議得近來膚寇當背義肆惡之餘有去惡效順之舉欲將人馬當回恐阻夷人向化之心棄朝廷柔遠之意兼以傳說境外事情已驗放入關差人伴送及具奏外臣等切詳朵顏等三衛餘孽先年勢孤鼠伏一隅不足爲慮自正統十四年也先猖獗犯邊已結成一黨乘機搶掠今既隨同也先遠遁而復來本處居住顯係也先部落

之數假以進貢爲名包藏禍心有未可測或自起不忠之釁而探我道路之險易或糾合也先之徒而窺我兵馬之虛實卽日遼東屢被其患腥羶之計稍遂犬豕之能益驕臣等所鎮永平山海一帶相去賊巢不遠履霜堅冰之戒正在今日乞勅該部計議今後遇有外夷來者除歸順及有專報警急聲息等項當卽具奏許令入關其餘年非時節及無真實境外事情合無照依太上皇帝勅旨就便阻回候聖節及冬節前來進貢照例審實驗放伴送赴京仍多方密切差人哨瞭如何此賊勢眾邊離鴛遠必須指實具奏定奪倘若近邊屯聚意在騷擾我有可伐之勢卽便調領所部軍馬出口相機設法勦捕以弭後日之患奉聖旨本部知道欽此議得前項夷人自祖宗以來世受官員屏蔽我邊往來通使不絕後因在邊出沒

大出官軍征勦以此堅彼黨與之心遂懷叛急之意乃者也先大眾犯邊皆以此賊爲前鋒嚮導自也先革心向化遣使朝貢請和遁去而兀良哈三衛達子亦各回還本處雖時有人馬在邊出入陰有窺伺之心未曾明白寇擾節次遣使臣赴京進馬朝廷禮待如初今若無故一旦阻絕彼心以爲有異謀因懷疑貳或奔投也先或自相糾衆侵擾邊方自貽後患兼之此輩部落正在南北二道之間凡我被擄之人自迤北逃回者必從此處經過平居無事之時尙且被其戕虜今若拒而不納則是愈激其變萬一犬羊致慮阻絕道路使我人不得回還非惟失陷之人自是永無歸期抑且虜中消息從此無由知會有此窒礙理難拒絕況朝廷之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寬恕來則不拒去則不追斯乃妨奸禦侮保邊弭患長

策卽日京師內外百穀茂盛人民安和守有城池操有軍馬彼雖欲來探我虛實則我示以至誠無僞或者因此知我有備益堅向化之誠若果遽然斷絕慮恐自開邊釁且慮寇奸詐固不可測而大計所關亦不在於兀良哈三衛數人往來之間便透漏消息且也先之遣使來朝中國陰謀不測比之此輩尤甚揆之事體亦可以拒絕之乎兼措置邊務撫柔外夷有當守經有當行權者斯時虜寇也先等吞併諸種部落正在縱橫之際而兀良哈三衛名雖遣使朝貢實在暗受也先約束所宜行權以盡懷柔之道庶使醜虜無詞不敢輕動臣等又惟犬羊之性無常所利者貨物飲食其受制於也先未必心悅誠服不過威脇勢迫而已朝廷待以恩信加以賞勞旣得彼之歡心安知不爲我邊屏蔽也哉奉聖旨是

## 邊情事

禮科譯出太寧衛都指揮僉事革于帖木兒等番字奏文十三道內一道皇帝洪福前太寧衛都督僉事革于帖木兒奏比先有也先著我每回本地方時畱住一千人如今也放他每回來了也每說道也先的人馬因見脫脫不花王的親屬有幾箇人反出去了恐怕來邊上打擾聽的說他每的營盤往近邊了革于帖木兒王同母并眾頭目想朝廷恩賜盡心出氣力又一道皇帝洪福前朵顏衛奴婢朵羅干奏每順天道敬朝廷同四散住坐不曾我今正要差人來朝貢聽得脫脫不花王弟男無了有帖骨思太子脫赤知院納哈帖木兒左丞等兩起前後反出走了說也先太師在阿刺忽馬乞可蘭海子卜魚兒海子等處地面住劄等因奏報又一道皇

帝洪福前朶顏衛奴婢孛羅叩頭奏有奴婢祖父原受了達魯花職事後故了又有父討均也故了達魯花職事著奴婢做了今差管千戶事的火兒虎台等五人進馬去了怎生憐憫的該禮部官欽奉聖旨該衛門知道欽此參照太寧等衛革于帖木兒等世受國恩錫以官爵開設衛分其來已久但夷虜之類反覆多端視強弱爲叛服乃其故態近見也先梗化邊方遂乃捨順從逆陰相趨附今因也先發遣回來近我住種乃以朝貢爲名因來奏報聲息告討職事名雖尊事朝廷實在奸詐難測其言也先人馬多出去恐我邊上打擾及那營盤往近邊又言也先在阿刺忽馬乞可蘭海子等處住劄等因未委虛的難以憑信尤恐各人陰受也先約束故來虛報此事緣我邊備況近日各邊節報煙火聲息并賊窺伺若不預爲

隄備誠恐倉卒無措致悞事機未便合無行移該府差人馳驛齎文與各邊各該總兵鎮守等官令其整搦人馬振揚軍威謹烽堠以備不測仍嚴督沿邊一帶各該守瞭官軍人等務要晝夜用心一體防備遇警相機守戰或密切差人遠爲哨探遇有賊寇出沒必先馳報鄰近守備官員務要掎角夾攻互相救援以圖成功不許自分彼此因而悞事及照朶顏衛孛羅奏討職事一節會同通事都督僉事等官昌英等密據差來人火兒虎台等說稱孛羅有祖哈孫永樂年間朶顏衛都指揮同知故他的父討功不曾赴京襲職在本處曾受達魯花職事亦故了今孛羅在也先處亦受了達魯花職事差我每來進貢要襲他祖都指揮同知職事據說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示之以威尤當結之以恩因其來而善撫之是亦懷柔

之道今孛羅旣以差人進貢求襲職事及伊祖原受都指揮職事相同合無准令襲伊祖都指揮同知職事以嘉其效順之誠以固其來歸之念仍請給勅諭今差來人火兒虎台等齎回諭以朝廷恩威俾其感激圖報固守臣節保障邊方倘有外寇來擾必須盡力捍禦勦殺若有功勞朝廷陞賞不恪不許心懷疑貳叛服不常捨順從逆自速罪戾景泰三年九月初十日奉聖旨是

邊儲事

彭韶

臣聞守邊在於足食而足食在於有備苟不存積以備緩急則一時地方無事略可支給倘或聲息不寧客兵屯聚便無爲計如近年大同有警糧運勞費大爲公私之苦可以見矣臣查得薊州鎮朔營州右屯興州左屯



興州前屯開平中屯東勝右東勝左忠義中永平盧龍遵化撫寧山海梁城寬河一十七衛所收邊糧等項官軍歲支約計二十四萬五千石有零見在薊州倉米四十四萬二千六百石有零遵化縣永寧倉三千四百石有零喜峯口倉米一萬五百石有零豐潤縣豐盈倉米三萬六百石有零玉田縣濟畱倉米五百石有零永平府永豐倉米二萬四千一百石有零劉家口并建昌營新倉米共六千四百石有零界嶺口倉米一萬三百石有零沿邊關營軍倉米四千五百石有零山海倉米一萬七千七百石有零遷安縣倉米二百石有零撫寧縣倉米一萬一千五百石有零共計米五十六萬三千八百石有零遞年山海永平等衛所并喜峯口等處官軍月糧俱因本倉米少坐撥薊州倉關支往迴遠者七八百里官軍無力自

運多就薊州賤賣價銀回還另買食用先年閒該巡撫都御史江霖奏要  
每年量撥官銀二萬兩送發永平府倉收貯糴糧上倉戶部已經題准運  
送外後於成化十七年戶部又該管糧署郎中事員外郎官廉呈取官銀  
二萬兩運用永平府收買糧米上倉彼時米賤每銀一兩糴米二石八斗  
撥永平山海等倉收用訖今經五年未曾撥有銀兩以致倉無儲蓄但發  
銀糴買糧米未免分派民間一散一歛亦爲勞擾況每兩只買二石八斗  
不曾買有三石還官若將此銀每兩准米三石折銀三錢候米賤時月支  
與山海永平等遠軍衛省下薊州倉糧卻將每兩折支外多一錢亦發本  
州該倉收貯候運送山海永平喜峯口等倉交納其薊州倉原省下糧米  
照厥查盤若附餘多者每一尖一平支與委官運納少者量加二三升以

備折耗庶幾糧儲有積矣

### 高闕

臣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闕皆是萬山綿亙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者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峯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闕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闕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亙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自古

建都於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正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儆戒生於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搯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搯吭則其立言之閒輕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於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爲料賊情酌軍馬擗節糧餉事

王瓊

看得征進薊州等處副總兵桂勇奏稱義院口等處駐劄官軍糧草全無人馬缺食節差夜不收并參隨人役出境哨探並無賊踪花當悔過遣人來邊打聽要於十月初間前來進貢若不計處不惟老師坐費抑且糧餉不充又稱京營并調來官軍原帶馱馬山險道狹相應發回以省供給若將本鎮見操領馬官軍二千員名遼兵二千員名及原選按伏三千七百員名并分守等官部下人馬相兼分布足數捍禦乞要議處十月初間夷人果來進貢就令京營并保定等處官軍防送赴京惟復行令提督鎮巡等官將遼東并本鎮軍馬分布防守先將所領官軍五千員名掣回一節除遼東葛蔓統領官軍二千員名已調往陝西殺賊別無定奪外切照朶顏衛夷人近因擾我邊境戕我將臣勢甚狂悖皇上赫然震怒特命副總

兵桂勇統率京營官軍前去征勦兵威壓境虜騎潛踪不敢近邊駐牧者兩月有餘花當自知悔過遣人來邊打聽要來進貢是雖無犁庭掃穴之功亦可以發舒華夏之氣臣等切惟夷狄爲患自古有之若彼旣畏威遠遜我卻窮兵追討不惟犯貪功之戒亦且非御夷之體況本部亦曾議及若畏威遠遜不可窮追聽具由開奏速行班師不可老師坐費以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有疎虞已經題奉欽依通行副總兵桂勇酌處去後今桂勇旣稱夷人要於十月初間進貢又稱冬月將至水冷草枯縱欲侵犯亦難大舉欲將所領官軍暫且掣回操候以省糧儲所言有理但查無彼處鎮巡官并提督侍郎陳玉奏到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文提督侍郎陳玉會同鎮巡官并副總兵桂勇查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從長議處停

當如果各夷照舊入貢依擬整飭兵容沿途擺列一同班師若不進貢畏罪遠遁亦就班師俱不必猶豫不決坐費邊儲仍行巡撫都御史王倬會同總兵官戴欽鎮守太監王忻嚴督各該關營分守守備把總等官務要整搦士馬振揚軍威遠近聯絡加謹瞭望如遇夷人犯邊拆牆搶掠設法運謀相機勦殺毋致失事一面星馳具奏果係賊勢眾大臨期再調京營并遼東官軍前去征勦亦未爲晚其守邊官軍亦不許哄誘妄殺致啓釁端倘若計慮不周失機誤事國典具存難以輕貸及照提督邊務本部左侍郎陳玉修邊圖冊久已進繳見今虜情亦頗寧息班師之日合就回京正德十年十月初四日具題奉聖旨是這事宜還著提督鎮巡等官陳玉等會同議處停當具奏班師欽此

預防邊患事

叢蘭

竊照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鄰邊塞俱爲重地而紫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蜀而來經浮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涑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涑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徑由腹裏雖有北關其如無有何異又況此地平漫高兀賊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於前地及眞定等處地方蹂躪剽



掠其慘尤甚究其所以皆由此入至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勅內事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閒查得弘治十二年該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梢牆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略官及內外守備把總千百戶年老有識軍人各詣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又經該部覆題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年原計丈尺已於八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尤可通行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

三間兩面對峙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疊石等項器具堆積於內中流處所又添連環大木柵二層兩頭俱用木椿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椿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卸於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於內萬一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以衝決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及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又爲北關喉咽之地其城西北亦彼此河界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橫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樓三間儘可保障但山水暴發奔潰洶湧推石拔木俱擁於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卽蕩然後又有經略官亦用大松柏等木乃於中流橫立木椿十層每層四五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乃被此水衝去至今突缺無法

可處數年以來仰仗天威邊塵不起所以無虞萬一此輩覘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荊關規模仍於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用堞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剷石爲梯先是亦各堆積疊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列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自本城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於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眾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遞年水衝城不可恃去處亦多類此仍於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

能到路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  
前項工程十有七八可完除通行完日另具丈尺數目備細造冊奏報

罷關稅

鄔 閱

茲者竊見山海東西一帶地方災傷重大揆之事體商稅一事尤爲未便  
觸目激中蓋有不容默者夫山海一關內捍都邑外控諸夷實爲臨邊要  
害重地故祖宗朝特茲設立蓋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豈  
其智不及此哉蓋諸夷出入實竊觀瞻傳笑遠人良非細事故重爲國體  
計耳况細民興販獲息幾何堂堂天朝夫豈少此而忍奪之帝王寬大之  
政似不如此且邊徼跋涉艱苦備嘗比之腹裏行商其勞尤當數倍顧茲  
商客乃若甘心焉者豈得已哉凡以爲父母妻子飽煖之計耳及久重其

稅以困之彼將顧望逡巡轉而他圖矣故嘗問之山海之人咸曰商賈之行大減於往日詢之遼人則曰物貨之價大踴於前時蓋自關稅一興則商賈減商賈減則貨物少而價湧貴亦其勢也然則茲稅之設不獨商賈重困而邊人且受害矣又況今歲災傷撫寧山海前屯寧遠爲重正商賈經行之路乃時有剽掠之虞正當務寬大之時乃因循瑣屑之政且山海關抽分固也關之外不七八里又有廣寧太監之抽分焉此不知何所始至今相襲以爲當然矣八里鋪抽分固也近日遼東巡撫因地方災傷又差官於前屯衛地方抽分焉此雖權處之計然委官恣意苛刻爲地方之害又甚矣夫自山海至前屯不過六七十里之遠商稅凡三抽焉節節而刈之寸寸而取之人情其何以堪此蓋作俑匪人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

此將來商賈斷絕關市蕭條非獨遼人日用之資無所仰賴於沿途沽酒賣漿車頭驢腳平日資客商以給衣食者皆將至於失業而坐以待斃矣再照山海地方阻山濱海中通一線之路斥鹵居多可耕之地無幾往年豐收或其仰給於遼東者猶十戶而九也今則兩地災傷復何仰賴故近日米價騰湧民心驚惶富者或可自給而貧者借貸無門今冬且難支持則來春流亡不免查得本年秋季抽分共銀九百八十兩零尙未起解冬季抽分數雖未可逆料然要之兩季大約不過千有餘兩而已如蒙准呈伏乞題請將前項抽分速賜停止其冬季抽分銀兩卽截日住抽并秋季銀兩共查明白給發該衛掌印官逐一查審該衛貧難軍餘分別等第計口給散聊以甦小民待盡之命抑以銷地方意外之慮其墩臺關堡如有

坍塌而災傷地方可保於無虞矣兵部題奉聖旨是山海關并廣寧等處抽分原非舊例委的商人重困邊民受害都革了敢有仍前巧爲添設侵奪民利者各該撫按官指名說來

### 大寧考

大寧本奚部唐初其屬地營州貞觀中奚酋可度內附乃置饒樂郡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領興中府乃義瑞興高錦利惠州建和十州中統三年割興州及松山屬上都路至元五年併和州入利州爲永和鄉七年興中府附爲州仍隸北京改北京爲大寧二十五年改爲武平路後復爲大寧戶四萬六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三領司一縣七州九我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設大寧都司於

惠州之地領營州左屯營州右屯營州中屯營州前屯營州後屯興州左屯興州中屯興州前屯興州後屯大寧前大寧中會州盧龍等二十餘衛封建寧王府而於近水之處迤北降虜置朶顏太寧福餘三衛授以都指揮等官太宗朝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遂以虜兀良哈常以義從空其地以與之於是徙大寧都司於保定營州左右二衛於薊州中衛於平谷前衛於香河後衛於三河興州左衛於玉田右衛於遷安前衛於豐潤後衛於三河中衛於良鄉大寧前中二衛會州衛於京師盧龍衛於永平而寧府移付江西山後諸州半爲虜有矣

太寧三衛

屈伸

近該太寧等三衛已故都督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差頭目把禿等



赴京進賀萬壽聖節效順之意固可喜矣切見今年春夏以來該遼東鎮巡等官不次傳報緊急賊情俱是三衛達賊糾合虜眾要來報讐聲息又於易州地方搶掠人畜且出邊不遠輒使住劄又該錦衣衛帶俸指揮使等官楊銘等審得虜人中走回男子雷草番說稱三衛差百人到迤北虜營頭目脫羅干等處謀和今又譯審出把秃等和好緣由雖假爲此不得已之說終難掩其結構之迹也臣思得三衛達子與迤北不同伏覩大明一統志曰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眾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太寧朶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爲指揮使指揮同知所領其部至永樂初又棄太寧地與之仰惟祖宗之意蓋欲使受國恩永爲外藩共享太平之盛也柰何近年以來佯爲效順陰蓄奸謀朝廷不計其過惟事

涵容彼乃頑然不知愈無忌憚豈不有負祖宗之恩有虧蕃屏之義哉然飽而忘恩固禽獸之常惟恩威並用實朝廷之大權若但今日來朝姑待之如常於前日罪逆則置而不問誠恐彼將以禮待爲等閑以搶掠爲得計受恩不感無威可懲又況三衛夷使自入關來宣府奏報虜營遁去遼東傳報聲息漸少安知非此虜因與結構爲進退上冀朝廷之賞賜下畏有司之拘留而又因以窺伺中國之虛實也爲今之計須于來朝夷使發露其奸使歸諭部落革心向化合無令通事及伴送人員督令三衛差來頭目把禿等前赴兵部聽尙書馬文升稱詔宣諭具述我祖宗賜土設位建官之恩及彼今日數爲邊患之罪與結構迤北虜酋之情臣下奏請興師問罪朝廷曲爲寬宥不忍加誅之意當感恩思報母蹈前非仍請勅令

其齋回歸諭三衛掌衛事大頭目各悉此意務要追念祖宗敬順朝廷鈴束部落益堅藩屏之義如能感恩悔過許令叩關來謝朝廷遣大臣并大通事一員前來會同彼處鎮巡官省諭犒勞以嘉其納款之誠若執迷不悛仍作前歹朝廷動調大軍勦殺不必輕貸區區小臣豈敢好爲此多言哉蓋以先王之制荒服有不供職者則有威讓之令與文告之辭今日之事正欲恩威播於辭令中使彼夷虜之受恩當感而有威可懲也乞將臣章下內閣大臣議行止之宜恭候聖斷

### 諸種

砦酋與和難平其曲直以馬牛羊段正諸夷皆善馳獵女直建州多喜治生三衛則最無賴也江夷之外曰阿哈婁得諸種自相雄長矣唯國家設

六邊以馭胡唯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漉江之役兀良哈攻順遂損之以興中大寧掣大寧都司治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鎮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偃僂遼之襟吭傾哽諸陵亦時警嚴烽火矣夫不復興中太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因之日拆也言而至此未嘗不致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後之君子其尙念吾言哉

兀良哈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酋所

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眾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太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臣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之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是其遺種不可曉也永樂初棄太寧北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此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

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具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賑卹之其頭目中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賚如此則彼感我深恩永爲捍蔽矣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易漢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古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隘與人既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

國蓋拔之於泥塗之中也太宗又於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北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平醫巫閭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衛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地內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跡也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

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爲外患必有遠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萬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旣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惟聖明當以太平無事之時思患預防有以爲國家萬年無窮之慮



勿以爲書生過慮而忽之

正德十年朶顏夷人始末

王瓊

兵部題照得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太宗文皇帝安插在彼授官降印蓄爲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姦夷造爲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爲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事諭以禍福令其效爾祖父恪守臣節毋起歹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無厭何調大兵痛加征勦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候其來朝令禮兵二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於禮部明白宣諭後該朶顏衛都督花當奏要將本衛所鎮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事守官又曲爲奏請准寫勅命一道交與薊州

鎮巡官親付失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朶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迤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諭了並不作歹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死參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達賊拆牆入境係是花當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策參將陳乾之死輕率寡謀雖其自取奉勅將官殞命於臣服小夷所損甚大況事當謹微漸不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朝廷旣節次施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陰從爾子把兒孫領人到馬蘭谷搶掠射死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拏解京或令自行

處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枉縱不問再來犯邊朝廷必要興師問罪將京營并薊州天津保定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取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等因正德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六月初五日節該奉聖旨是其犯邊達賊是否花當部落鎮巡官便選差的當通事去責問明白奏來處治欽此兵部題臣等議得朶顏衛頭目花當恃其詐力敢肆侵陵外示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程理等交結私通窺闕薊州一鎮將官懦弱邊備廢弛遂敢捏造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以來侵犯邊境殺擄人民數

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伏蒙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瓦刺等部落世爲中國邊患去年深入埽犂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朶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至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旣已類著見今擁眾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後發兵征勦荷蒙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兵人馬操候提督侍郎陳玉并鎮守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

本部速爲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爲急臣等竊聞自古禦制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糾合犬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羣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合行事宜逐一開陳聖明裁處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本部尙書王瓊等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是桂勇陞署都督僉事著充副總兵寫勅與他紀功不必差官就著巡關御史隨軍紀驗糧草戶部便查出預備毋致缺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一桂勇欽奉上命領軍前往薊州邊關征勦叛夷其薊州邊關官軍并各

處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充參將前去不惟無以威示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諸將查得桂勇先於正德八年曾充副總兵官鎮守江西合無將桂勇改充副總兵官量陞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勅并關給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勦犯邊達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桂勇運謀設策隨機應便專制而行遇有期會調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卽須火速依從應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違執拘因而失悞軍機聽桂勇指實奏聞區處都指揮以下官敢有不用命者輕則量情責罰重則以軍法處治俱照舊例施行其本處鎮巡官并提督邊務官應有本邊防禦事宜與桂勇事無相礙照舊徑自施行不許推托悞事今次出征專問朶顏衛夷人殺死參將陳乾并屢次犯邊之罪

凡進兵機會須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若能擒斬虜賊明正其罪或雖無擒斬之功能使虜眾畏服將把兒孫等獻出解京情願照舊入貢不爲邊患或畏威遠遜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奏聞速行班師不可老師坐費以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有疎虞咎有所歸

一桂勇統領京營官軍三千餘員名并督調本鎮官軍到彼殺賊誠恐軍少賊多調用不敷查得保定等處達官軍舍保定都指揮盧鏜見領一千有餘定州指揮安欽見領五百有餘河間指揮孔章見領四百有餘合無於保定軍內挑選五百定州三百河間二百共軍一千名關與盔甲器械各令盧鏜等統領各軍除領有官馬外原無馬者每官軍一名給與正馬一匹每二名共給馱馬一匹或騾一頭保定河間就於各府定州於保定

府所屬州縣寄養馬騾內兌撥劉寶原領河閒衛官軍未領馬匹就於薊州等州縣寄養馬內照前例給領每官軍一員名照例賞賜銀二兩今調保定等處達官軍舍人一千員名與先調河閒遊擊將軍劉寶所領官軍一千員名共該賞賜銀四千兩本部查照正德八年調保定官軍事例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內動支四千兩差官運送前去薊州收庫聽桂勇會同巡關御史鑿鑿秤驗唱名給散務霑實惠前項官軍該用行糧草料勘合行移戶部出給

一見今京營出征官軍馬匹內有老病損瘦不堪騎坐并將官該給馬匹及每二人該用馱馬一匹俱於太僕寺揀選臙壯好馬或騾頭給領應用一行兵之際合行閒諜賞賜及官軍藥餌馬匹藥餌并旗鼓什物等項損



壞補置皆不可缺訪得先年出征因無處置將官軍賞賜銀兩扣除應用以致軍士嗟怨不肯效力合無不爲常例於太僕寺收貯事例銀內動支一千兩差官解送薊州寄庫聽桂勇支取給賞等項應用紀功御史如數查考事畢備細造冊繳部查考

一舊例出兵征討該差監察御史一員請勅前去隨同總兵官紀功凡將帥臨敵親臨閱視有功者從實開報以憑陞賞今桂勇出征合無就差巡關御史張鰲山紀功惟復行令都察院另差一員前去伏乞聖裁

一軍馬未出先須預備糧草查得卽今出征官軍不過五千人每軍一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一箇月不過用行糧二千二百五十石易爲供給正馱馬不過七千五百匹每馬一匹日支料二升草一束重十五斤一箇月

該支料六千七百五十石草二十二萬五千束始以三箇月計之其費頗多況草係粗重之物極邊地方原無積有草束去處難於搬運合無行移戶部計算彼處糧草如不敷用作急計處添運銀兩差官糴買預備供給果係極邊原無積有草束去處聽差去副總兵官計議定奪量支草價折銀聽各軍隨處採取青草喂養或暫時取便牧放俱從宜施行但係近裏城堡住劄仍要逐日支給本色草束或間日放與折色亦聽軍便

一今次出兵征討爲因朶顏衛夷人花當等世受國恩賞賜通貢爲我藩籬一旦背恩設計作詐要求屢次犯邊不已近又深入殺死參將聲罪致討義不容已但訪得三衛夷人往來遼東前屯寧遠等處地方尤爲密邇見今遼東鎮巡官節次奏報海西建州等處達子在彼犯邊誠恐三衛夷

人往來在彼勾引爲患合無請勅一道齎付遼東鎮巡官作急計議挑選遊奇精銳官軍三五千就聽總兵官韓璽統領調度爪探三衛夷人如果退往前屯寧遠等處往來搶擄爲患相機勦殺毋致侵犯應與桂勇會合策應者約會截殺彼此夾攻務在計出萬全事無一失仍令遼東鎮巡官會委的當官員帶領通事於相應地方曉諭各種部落夷人今次朶顏衛頭目花當等設詐殺死參將屢次犯邊以此朝廷遣將征討止問花當等罪過其別衛夷人各安生理照舊進貢不許聽信花當讒言一槩驚恐若各夷有能拏住殺死參將陳乾花當男把兒孫的押送前來賞與織金紵絲十疋絹一千疋以酬其勞逐一曉諭明白取各夷知會文書回奏查考其遼東調動客兵該用糧草行移戶部查照添運銀兩預備糴買本部再

行宣府鎮巡官嚴督分守東路參將守備等官查勘本邊與薊州一帶邊外接連地方嚴謹隄備相機戰守若本處兵少量撥附近驍勇官軍前去協同守禦事寧即便掣回

爲傳報夷情事

看得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等奏稱通事主簿許鳳等審得朶顏衛都督花當男打哈等說稱我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義我們來報有都督失林孛羅說稱屢次差人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人馬往兩邊做賊有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等攔當他了不知他如何又說我們眾達子幾時來進貢好收拾馬匹來關聽候等語許鳳等當時省諭照常於閏十二月初旬來量給酒肉鹽米布疋等物撫賞回還等因具本題知臣等切詳朶顏

達子把兒孫惟欲要求添貢造爲交通北虜之說挾制中國今年萬壽聖節乃敢不與泰寧福餘二衛齊來進貢意欲聳動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堅報大義奏准不許因見所謀不遂思欲來貢又恐朝廷罪責不容放入以此假以報事爲名歸罪於失林孛羅逆探虜意事雖遮飭終有悔罪效順之意係是夷狄似不足較許鳳等諭令其照常閏十二月初旬來深得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并魏宗淵等以禮獎勵督令用心等候如遇朶顏夷人前來進貢卽便設法省諭以爲既是失林孛羅不順爾朶顏父子效順准爾照常年事例人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悞進貢奏請寬宥姑免爾罪一面嚴督各該參將守備把總等官督令哨守人役比常十分加謹隄備倘或設詐侵犯就便相機

勦殺母失事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能禦敵星馳具奏定奪不可因其來貢懈弛邊備致有疎虞咎必有歸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具題奉聖旨是這夷人既能悔過效順准照舊補貢還行文與鎮巡官著通事許鳳等省諭他其餘事宜各依擬行欽此

爲夷人求貢事

看得右少卿舍誠等審取夷情除孛兒只并鮮崑告要襲伊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朶顏衛頭目說稱本衛都督花當次男舍人把兒孫差來因進貢外進送被擄漢人男婦張舍等二名又說牛兒年又進送被擄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都堂收了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出力一節查得把兒孫爲因先次添貢後次不添

屢來犯邊殺死參將陳乾等節次議奏把兒孫罪不赦中外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挾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從以啓釁端蒙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計又令其頭目脫桶阿假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爲由討陞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輕准將來狼豕無厭之求有何紀極況朶顏衛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督花當管束把兒孫所請實有無父之心尤爲可惡合無本部行令舍誠等明白曉諭脫桶阿回去說與把兒孫爾前罪過旣已寬宥今要討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置爾父於何地如爾肯著實改過輔佐爾父花當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邊爾父來奏朝廷方有恩典如你不聽父教再來犯邊決不容恕其進送人口行與蘄州鎮巡官查勘是實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給賞以慰其心仍諭鎮巡官

以後務要恪守成規不許循情輕率額外奏來添貢示弱開啓邊釁如再故違咎必有歸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爲明大義以服邊夷以弭虜患事

查得朶顏等三衛自來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舊例正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遂啓殺死參將陳乾之釁正德十一年於朶顏等衛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朶顏頭目花當男把兒孫三十人進貢以後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爲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夷人都御史張潤等乃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獎其要本部於各夷回還之日戒飭及請勅彼處鎮巡宣諭一節見今來貢夷人將回未奉有旨難



便戒飭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會同鎮守官員依奏召集省諭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諭明白尤在防禦有道況犬羊夷性惟知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等務要運謀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申嚴紀律一遇侵犯務使痛遭到衄不敢近邊斯爲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邊備倘致失事咎必有歸其省諭各夷之時雖以禮義爲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彼知畏仍將省諭過緣由及修舉邊情方略具奏查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 女直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長河固卽姑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

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彊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達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闊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桃溫曰故理改曰斡朶憐曰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酋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臣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務人者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禮兀者

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虎兒後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二十九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浦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朶倫衛又置吟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三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閒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埧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閒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

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文皇帝神謀睿算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閒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眾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于邊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表忠祠記

彭時濟

夫忠道之經也祀國之典也翊運開國則祀篤棊格天則祀稽謀定策則

祀戮力要害以保邦永命則祀居庸肘掖京畿要害地也正統之季居庸  
遏保乎保宮都御史羅公通也祀之祀功也民之彜也而典之秩也歲歷  
百禩圯丁酉御史彭君時濟按而吊焉曰是風之紀也修之戊戌歲部氓  
舉媮媮若妥先靈而尸祝之爾如英廟駕畱沙漠虜驕橫邊鎮騷潰居庸  
界宣大獨石廷議以分守公時在謫起職方員外郎尋擢郎中拜副都御  
史公協將裨調士馬砌扼塞溶濠溝固墩堡斂糧糗勤哨瞭簡器械恤勞  
獨募鷙悍邊備甫定虜眾至攻圍關内外公矢曰此身與城共存亡也守  
將陰通虜開門爲內應公覺收斬之虜駭退明日攻圍益急城罅石乾裂  
不可守天寒又莫之措公計灌水石罅城冰堅乃選精銳乘城應敵老弱  
婦人運水溜城下凍滑不得近又明日忽開門衝圍大戰三俘斬甚眾虜

懼轉寇紫荆擁駕直攻京城公聞報以五千騎夜馳京城至則遇賊紫荆戰敗而又戰于蒲城羊山五郎河連敗之明年令督兵二萬往鎮懷來追逐虜出長安嶺外中外悉定史經曰番番哉公也臨危奮起而忠見相機制變而籌定蹇身嗜難而裂昭攘夷安夏而功立金城活眾而澤流何也時天地晦冥忠義挺然獨立內禦外戰惟于公謙及公二人也二人氣不相下而實相濟猶之腰脊強而腹心無虞也故人謂公宜力四方類光弼而赴難長安則李晟也效死孤城等睢陽而長城之壯其晉陽乎然嘗聞之社稷重也君父尊也重重而尊尊義之全也天眷我明世當全盛犬豕之塗特偶然爾有功如韓岳長驅犁戎羈頸獻馘其大分也竟不付公以問罪之師何哉則是公遺忠也嗚呼公往矣整師靖邊時則及矣安得忠

勇與之長大慮哉御史彭君澤表之樹風振紀可以觀矣

張侍御閉關三疏圖記

王 瓊

閉關三疏者正德丁丑秋七月武宗微行欲過居庸關遊上谷雲中而監察御史張君欽閉關不納疏凡三上也上疏非難而閉關爲難閉關非難而回鑾爲難蓋御史巡關而敢扃門以拒人主之出人主臨關而能從諫以回旣出之鑾事盛且美不可不記也其第一疏曰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處今甘肅有土魯番之患江右迫奄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爲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爲陛下危之其第二疏曰上自卿輔之臣下至

耳目之官皆不避誅死苦諫陛下不出關夫蒙俞旨臣愚以爲不可出者  
有三人心搖動供億繁勞一不可也遠涉險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  
強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夫凡事慎于初則易悔于終則難我  
英宗決於過關而竟以北狩者以不聽人言者也後雖痛悔無及于事臣  
職在言路奉勅巡關分當效死卽加斧鉞之誅亦不能避其第三疏曰八  
月初一日忽有人報聖駕已到昌平府卽欲過關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  
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羣臣扈從  
而後行令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是日  
會分守居庸關指揮孫璽閉關南口門分守太監李嵩欲赴昌平候駕欽  
止之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可擅離所守乎俄有千戶閻岳等至南口傳



旨宣內外分守官孫璽云御史在此不敢離欽捧璽書并監察御史印至門固守之收其扁鑰手自持兩誓曰有奪門者御史當自殺闔岳不得入回報武宗卽回鑾不出遠近聞之以爲張御史能直言誓死閉關不放乘輿出塞其忠節凜凜使人生氣視古之忠臣引裾閉門者何愧而我武宗受言納忠不以中道返復爲難而卽日回鑾非盛美事哉欽心懷忠義不以利害動其心其後攻擊權臣外補邊郡亦無怨悔古有骨鯁之臣張君其人歟

總兵官都督李公邊政記

彭 昭

署都督僉事鄒平李公自新薊州之八年當聖天子龍飛之初以年陳乞歸老營衛諸戎率下迨卒旅聞之懼相率詣予強畱止之予不能遏公固

不可眾相與嘆息請建碑記績以垂將來蓋不待去而後思也予亦不能  
遏東人若曰惟薊州之鎮起至古檀以極榆關內護京師外控夷虜大口  
三十八小口七十四列營三十二戎衛十六自太傅徐公以來城關口築  
亭障人有所恃然或玩湮自公之爲總戎無閒祁寒盛暑短衣輕騎涉險  
相度分督參謀歲益加修塞處剗偏坡漫處磬石壁蜿蜒山顛逾數千里  
屹然一巨防也喜峯之口尤稱焉朶顏三衛道是入貢往時旣追墳山關  
猶俾露宿殊失柔遠之義公乃旣關內造大屋十有八間繚以周垣至則  
居之墳山之上內險外夷奸黠易以攀緣窺伺公截立墩臺且砌石牆五  
百餘丈夷人感悚益堅內嚮并邊耕地俱民業我兵獨資饋運而生聚日  
繁家口或不給咸困於食公令傍墾餘地以自賦每歲夏秋之交預檄老

稚尋採山菜榛橡之屬計口收積官收守之以備荒凶人免流移其貧病無倚婚娶失時與死喪不葬者又皆有措備之儲以爲助羅久谷關外四十里曰黃門有龍潭元世祖立廟人傳其神異驗甚公遇歲旱輒遣官詣禱迎水以歸雨隨大注內地頌德功焉邇年以來虎出爲暴公曰是爲戾氣不早殄之居人勿安乃行邊禱於山祇於是不數月二虎斃于獵羣虎北踰關去選東西路精卒萬人供待優厚躬親團練武藝閑習一人買其勇皆可以當十其樵蘇戍守屯牧役作者不下二萬更番授事人效其勞小大無怨言此故有成規潤澤之公耳更思閱古常存景慕遂建都督陳公景先都憲鄒公來學數先輩文武三碑於三城屯等城用無忘其勛績惟公勤整廉勁老而不衰獵涉兵書行軍以謀爲先遇敵堅營陣務以不

可敗爲本結髮從軍有志勤王壯歲中年樹勞烈於川陝在行伍久曉暢軍事故起小將列都府守重鎮宜乎夷虜知而吾軍畏愛也茲將去不可畱其何以酬德願假辭執事以識之既而卒章上聖旨方以邊寄委重於公不允辭連營懽怵而公不欲變適予赴召將行眾祈終事又請乃述其言爲之記云

李文忠克開平大寧錄

董倫

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年閩寇既平餘燼復合乃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迤北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州次全寧元將也速逆戰一鼓敗之追至灤河斬其宗王慶生遂進攻大興度其必走乃命兵千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

伏大破之斬其將昺住進克上都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詔王領其眾接援慶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因諭眾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候進止吾恐大同之敵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馬邑元邏騎數十猝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爲營王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軍爲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降眾萬餘遂進兵至莽奇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眞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

八刺及后妃宮女金寶玉丹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朝廷論功行賞加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師兵鎮撫五年春詔王同中山王復征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喇莽來虜遁去王曰兵貴神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畱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蘆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仕刺河元將哈喇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戰虜卻追至騁海虜來益眾王據險爲營示以單弱虜疑有伏遁去運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眾王患之志哥兒麻思出野尋水脈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乃爲文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

詔總兵北伐王■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刺者擒其平章陳平禮木屑  
飛至順寧陽門斬其將珍珠驢至白登者俘其國公鄧孛羅帖木兒秋七  
月攻大寧高州大石厓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禮擒旨百家而還自是邊  
境肅然矣

### 捕魚海之捷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卯大昌軍永昌侯藍玉師至百服井去捕魚兒海  
尙四十餘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受朝廷厚恩奉聖  
威提十餘萬眾深入虜地今略無所得遽言班師恐軍靡一動難可復止  
徒勞師旅將何以復命王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鑿毋令虜望烟火遂  
師進丙辰黎明至捕魚海南飲馬偵知虜主方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王弼

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軍馬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率眾拒敵敗之殺蠻子及其軍士數十人其眾遂降虜主脫吉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太保奴知院捏怯來丞相失烈門等數十騎遁去王率精騎追之十餘里不及而還獲其次子弟奴保妃子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宮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失馬竄伏深草閒擒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遵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羊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十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五）宣府編

宣府鎮

魏煥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郡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迺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

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但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畱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爾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

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菱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僅存瓦礫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師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開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

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尙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宣大鎮

王瓊

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

奏報境外虜眾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閒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離邊不遠嘗由大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勛禦之敗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鴈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威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令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鎮軍務牽制太甚二年之閒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眾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卽奏請於團營選將練兵陰爲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充總兵官桂勇賈鑑充左右參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半年素已有備又遼東精兵見

調在薊州近京至是報到三日之內劉暉等卽統兵出關遼東兵外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銳可用馬亦臚壯旣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閒道入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剄衄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纔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杭雄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

戰

宣府

葉盛

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衛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參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衛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牆堡者共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一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州大小白陽葛峪常峪青邊口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鵬鸚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通爲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左右保安五衛美峪守禦所又有守隆慶州永寧州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路萬全左右懷

安回衛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二口堡五南路蔚州衛廣昌  
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芻  
亦屬宣府廣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發軍守城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  
拒敵堡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屯堡一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  
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三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  
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嫻奸恤禮樂  
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杜子美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  
賢佐丹青憶老臣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  
各屬原額屯操戰官軍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  
數除逃亡外實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



四千八十八員名騎操走遞馬驢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二頭匹邊儲細糧  
一百五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  
七千一百六十四石二升三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釐綿  
布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  
百一十八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  
勅管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頓零二頭  
墾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二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  
馬一千五百一十九匹詳見玉音碑文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藁秸八萬  
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兩四錢  
七分俱充公用衛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八十五畝

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驛站公務牛九十五頭地九千二畝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私百需站道以爲慰勞行役之費亦肇自是年繼是而有爲則月益而歲增矣

整飭邊備事

李秉

臣聞制狄之方固莫先於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於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隘官軍頗多戰守有人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切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常谷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興安尙書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

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洪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軍馬匹歸併葛峪堡練比因青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況往宣府等處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馬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等之人深知鄉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打細由此進入其原立城堡若不仍前復說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柏玉等極陳利害商榷施行柏玉等僉曰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軍便不守這也不妨臣切慮沿途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

城堡少者四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城堡卽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在宣府等處團操前項城堡缺人守備倘有奸細投閒抵隙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濫膺參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勅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不係歸併團操青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見在參將楊能量帶官軍於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出哨探以備不測不許怠忍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事而邊境無虞仍行都

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具題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 獨石邊務事

分守獨石營等處少監吉英題稱會同分守左參將楊紳議得所守獨石馬營等處俱係極邊衝要重地達賊犯邊速如風雨彼時鎮守內外參將等官楊洪等遇有聲息便得徑自具奏不敢誤事自成化十三年一例禁約不許徑奏臣等勘得獨石至長安嶺過居庸關到京路道如弓弦之直不過日半程期凡報聲息最爲便當其獨石至宣府往回將六百里若有聲息緊急待鎮守等官會議然後奏報到京其遲誤軍情理勢必至若預陳下情貽害非細乞勅兵部計議如獨石遇有緊要邊情除開報宣府鎮

守等官知會外仍令臣等本處徑自星馳奏報庶使邊務先得上聞路道不致往復奏抄到部參照宣府地方當朝廷北關各路分守參將等官皆聽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總制凡有聲息報到軍馬應手可卽刻隨具奏聞於分當然若論調發援兵亦非一蹴能到本部比先計慮議奏節省驛傳一以爲總制官員朝廷取信得以專制行事一以不使聽受節制官員開旁門捷徑沮壞邊務今吉英楊紳議奏前情合無行令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廖亨等轉行吉英楊紳今後遇有本處達賊入境聽其一面共差一人齎奏施行一面馳報廖亨等發兵應援其餘傳報礮火等項常事照舊馳報廖亨等卽刻處置不許失悞軍情

屢豐亭記

馬營城在口外八城中軍士爲最夥耕地爲最寬闊然比年耕地奪於有力之豪非軍士所能有也聖天子中興修復城守以來以少保于謙言與口外買牛白金三千以右僉都御史李秉言與宣府買牛白金十千而馬營前後得白金總一千三百焉於是而官爲軍士得牛以角計者一千二百有奇地以計畝者四千五百有奇牛足供耕駕而多時其孳育無窮地皆膏腴可穀壟子利數可倍他處至若鞅犂衡輓耒耜種糧悉出於官令講武之暇共力田事秋成償直之外聽自便而軍裝百需亦用是不煩於私又以副總兵都督同知孫安石右參將都指揮僉事周賢與其協副指揮同知吳良相繼視事合其同事者之議相地之宜築屯堡以便作息備不虞其爲堡者四又環城之三面界爲菜圃人各一區給蔬茹其爲地有

一十四頃有奇而適數歲連熟由是公私饒裕上下相安而比年之病革矣菜圃在城南面者獨秀而大諸部將吏嘗治亭其間以爲督府往來休息之所乘閒登而樂之爲大書其楣曰屢豐之亭蓋取詩所謂屢豐年以幸旣往願方來且以爲來者告庶爲耕地永久之託焉爾書已有歌而過於亭下者曰我峻我田兮我牛我犢我穀旣升兮我菜亦熟我飽而歌我無不足我土以寧兮猗哉我皇之福

宣大修邊事宜

臣以往年巡撫延綏修邊備事由去歲比類建議伏蒙俞允適年歲荒歉未能舉行臣竊料虜賊潛蹤正宜乘時經略如會大同宣府山西鎮守總兵巡撫并監鎗遊擊三司等官隨地方計議查勘大同偏頭關設有大邊



小邊兩層宣府止設大邊靠其瞭望虜賊去來傳報礮火使我官軍不敢忘備報到即便發兵追勦小邊靠其多方設備賊必遲疑不輕進入我居人早能知覺不致倉卒受害宣府因無小邊所以但有賊入便至門庭臣帶領把總醫卜書辦人等同各該守自閏四月二十日爲始統率軍馬出至小邊不敢畏避登高履險草行露宿用繩牽量相度有該剷崖者有該用牆者有該挑壕者俱可擊刺臣阻虜賊務圖經久可恃方許下手定與基址至本年六月初三日止總計四十三日方見就緒回還城堡東自四海冶起西至橫河止通長一千三百二十里除大邊事有定體及宣府所屬永寧四海冶軍治民種田窄狹仍難設立小邊就以大邊爲小邊外與其外小邊該用墩六百一十座就能擺各要害見有墩一百七十座該修

墩四百四十座以每墩闊三丈高二丈計之不及修築七里一座城垣之  
工宣府二百六十九座該用石砌每座用人六百做工六日可成槩有萬  
人總計二十五日可以通完大同一百五十四座偏頭關一十七座該用  
工築每座用人一千做工十日可成大同槩有萬人總計一箇月零八日  
偏頭關槩有六十人總計二十八日可以通完中間總有陰雨連綿剷崖  
打牆挑壕蓋造懸樓等項大率今年四月八月明年四月八月共四箇月  
可以畢工前項做工防護八萬六千人三箇月每人照上年奉到勅書一  
月與行糧六斗又從便宜量與銀三錢鹽二斤共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  
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五萬八千斤馬六萬三千匹係有青草時日  
三箇月每馬一日與料升半共用料八萬五千五十石大約比之延綏先

年修邊所費止多前項銀數以延綏已然之迹驗之此事實乃千里之齎糧不實焉以逸待勞一字陣勢上而國威所以增重者在此下而軍民所以省供者在此居人所以安養者在此守臣所以遠罪者在此伏望聖旨不惜目前小費趁今豐收可必於前三處每處降勅一道通列前項守臣并大同新任參將都指揮李杲姓名限命於前項所擬三箇月起倩軍官人等做工糧銀兩鹽斤照數與之以責其成如有賊情阻滯臨期奏聞除號補月日工完之日選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前去閱實其工如果經久堪保障地方每墩審有見在空閑給與手把銅銃十把鐵礮二箇如無辦料令鎮守內臣照依寧夏甘肅陝西大同先年近日事例於密雲去處拖鑄給用候閱實官回奏之日各該守臣方許繳勅本部卽與疏其勤勞量

加旌擢若是破冒工料事不成用本部議奏上請定奪黜罰人情惡勞好逸邀譽推怨賞罰不得不然除將牽量相定過基址等項畫圖及具揭帖進呈以備聖覽

爲軍務事

王瓊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奏稱前任總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隊立爲營分聽候出戰未曾精選以致強弱相攙今年達賊壓境搶殺官軍迎敵因而僨事要將團操前後營馬隊官軍揀選頭等者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立爲前營聽其統領遇警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隊官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俱立爲後營探報聲息緩急繼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爲一伍互相救援一人有功四人同賞一人

有罪四人同罰果有畏避當先艱苦夤緣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  
本官鑒戒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軍挑選精弱分別營伍定立  
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轉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咨  
巡撫都御史劉達并鎮守太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  
可偏執己見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誤軍機如違聽巡按  
御史劾奏究治臣等又議得宣府一鎮食糧官軍數幾萬今主將所統不  
過三千近日虜賊擁眾入寇動至七八萬寡不敵眾遂至失事又近年建  
議者不知邊情方欲添設城砦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困百姓若不  
早爲救正其弊不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當早爲議處合無本部通  
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今後不許添立砦堡以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

軍以致糧草不敷舊軍缺食逃竄仍查各城堡見在食糧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操及奇遊兵外中間但係驍勇精銳軍人可以調用殺賊者挑選見數編造文冊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數取赴鎮城輪操務使總鎮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二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官軍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壁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宜各官計議停當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奏請定奪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具題奉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

出陳易新議

褚寶

查得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二日該總督軍餉戶部右侍郎張璉題稱籌邊莫重於積貯理財尤貴於通融宣大之域頗多斥鹵之鄉芻豆尙堪備三

五載之需粟米僅可備一二載之用久則腐者有焉蠹者有焉蓋客兵之調遣無常不能以前知主兵之費出有經自可以成算膠柱則瑟不調更化則治可善若將新收主兵之數抵作客兵之數如法收貯卻將舊積客兵之數抵作主兵之數挨陳放支但取必於原額之在不拘活法之行歲以爲常守而無失則錢糧無虧折之虞官攢有得代之限奏蒙戶部通行已嘗會同都御史王儀議照近日軍門奏買大同空運京倉糧米准作宣府客兵之數者蓋空運之日雖淺而積貯之日已深兼時值炎暑地氣薰蒸必多陳腐恐難久貯若非照例酌處何以善其將來是故以陳易新通融之法莫此爲良後之君子凡有積貯幸相與圖之勿泥於故常可也

## 新募議

岳魯

國朝九邊設文武將吏馬步軍卒所以外控強胡內安宗社也故芻糧委積竭天下之力以供之然土人豪猛麤健不殊往昔至驅之戰陣則固餒焉兵亦奚賞耶大抵古人所養皆所用所用皆所養故能直搗橫衝腥膻奪魄今老弱相視徒費芻糧豪強冒名以充厠役是故今日之兵患在不精非在不足其他若川廣解補皆南產羸弱不習水土逃散接踵死亡相繼勾攝之難押送之苦蓋有不可勝言者上費國家之芻糧下致土人之離怨無益軍政有損神威明著甚矣蓋當時塞上人稀故不得已而爲抽充之策以實邊郡今百餘年來生齒寔繁而召募亦眾矣此輩乃尙循例遠戍痛楚莫狀朝廷亦何利是乎矧軍增於舊糧減於昔司農告匱而均歸不足矣嗟乎此志士所以扼腕而豪夫所以長涕也



議修邊要

岳魯

予覽斯圖迺知祖宗立鎮之意遐哉邈矣嗟乎斯地自三代以還歷春秋戰國爲燕幽并之樞迄後唐而營平始陷契丹晉石敬瑭起并州藉其兵勢割山後十六州以報之終宋之世歷遼金皆爲虜據衣冠左袵者四百年我太祖高皇帝夷險芟荒掃平羣穢迺於薊會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諸衛以封寧王俾宣遼對峙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爲內邊宣府自常忠武王遇春破虜於漠北設開平衛以守之東接大寧西連獨石其地遶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今爲虜據之南又有榆林六鎮烽火相續如手指目視自我成祖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迺

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并散置營州衛於內郡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設衛卽今之朶顏泰寧福餘三衛也宣遼隔絕從茲始矣夫大寧旣以與虜形勢薄弱而開乎夫援難守陽武侯薛祿上疏極言其狀廷議難之祿負勅詣京面陳其詳遂徙衛於獨石棄地蓋四百里自後興和亦陷己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時葉文莊公盛爲兵科都給事中力主收復之議且云獨石爲宣府左臂宣府爲京師右臂棄獨石是棄宣府也無宣府是無京師也遂命文莊帶山西參政銜經略獨石當時復有楊昌平名洪者大破虜於伯顏山一時邊境號稱小康文莊分屯建戍選驍募勇百計經營極盡心力而獨石遂復于是朝廷始得有宣大矣惜乎興和舊址尙存而郊墟如故古北口潮河川爲元人通開平舊路喜峯口燕尾

河平漫特甚矧今材官健將環列九邊而內郡無兵其在畿輔者雖眾不足恃今欲修和之城新興伯譚鉄鎮守興和嘗出獵守備王渙郊迎時被酒爲伏虜所縛掖之上馬卽脇其騶從乘暮以入守者不之察也城遂陷徙朶顏諸夷於開平廢城而以大寧內屬立盧龍定易諸鎮以羽翼神京緣張李張名瓚李名珣俱河間永平知府民兵之籍使八府盡貔貅之士以永保億萬年不拔之洪基魯於今日聖君賢相有侈望焉

### 鄉兵議

褚寶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今屯堡之人誰無身家而防禦之策何漫不知講也予聞往歲大虜深入至蔚蘿散掠窮谷中有壯夫數十輩持其棒截其歸路虜窘甚亦失其故道迺棄其所得輕身趨虜營眾驅

之如羣羊然比時各路兵亦會集其地虜竟無所奔一時俘斬甚眾常歲壯夫亦往往有報虜功者夫邊方用武之地土人麤健敢鬪者不少顧在上者振舉之何如耳誠於此時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甲冑弓刀則令其自置而鎗礮火器則有司量給之嚴禁衛官不得科擾下令云虜眾則閉門城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於陞賞死亡者同於優恤所得牛馬輜眾一與之不問如李抱真澤潞鄉兵故事歲終守巡出而大閱之行賞有差略示勸懲之意則有兵之用無兵之費既保其家又蒙其利矣今少參蘇君志臯有志於此小試蔚州輒有可觀嗚呼數十年積弱之兵中丞王公一旦振奮如昔張忠水關之戰已足爲奇若能如愚云云是又所以增鬪志壯神威固疆圉之一端也

## 鐵裹門

褚寶

南路順聖川西城連接本鎮西陽河及大同天城陽和邊外乃虜賊大舉之坦途往年多由此入犯紫荆關蔚州順聖川等處近年西路添設李信屯守把隘口似矣但西有地名鐵裹門一帶直通西陽河邊外平漫無險可恃亦難防守識者猶有憂焉若于天城鎮安鎮寧二堡之北修復大邊築垣三十里發兵守之兩鎮皆有賴焉而紫荆倒馬等關可無深入之患矣不然禍豈止於宣大已耶寶爲此懼嘗告于都御史王公深然之已嘗會同總督尙書翟公檄參議蘇君偕大同參議李君會勘議助彼功三之一焉彼固尙爾徐徐爲之何哉況二堡多膏腴之田土人利之雖經虜患歲嘗募人自衛而不忍舍去若復益之以垣則樂耕牧之利者雖無兵而

守自固也亦何憚而不爲耶此區區于順聖川懷安左等衛芻糧積之又不得不廣也

牧馬草場議

譚學

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處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干頃以爲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而不知所以牧馬也然場有三大弊焉不可不察也夫馬旣出牧遠者三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一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率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臨邊竊伏俟其無備乘閒直入常爲所掠正古人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二也邊方地土多鹵薄茂草亦少有牧之名無牧之實有草之名無草之實三也爲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量地厚薄每畝納草若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

可足否則盡境荒田悉爲召佃爲日加之計臣又查得邊方膏腴土田先  
年多爲僧人倚附勳戚任情占種謂之曰香火土田且多召致姦細胡僧  
農種日久訪知我地虛實每一入寇如履熟地卽今虜勢猖獗兵糧並虛  
而國家以此有用之物盡捐此輩者臣不知何謂也今誠能查革使悉歸  
公家亦何不可若爾則軍何以有餒養之難馬何以有倒死之患如今日  
之每一出戰多由馬弱以致陣亡之多如此哉臣聞宣府巡撫官亦曾以  
此爲慮多方酌處已有成議公私稱便後爲言者沮撓而竟不行豈不惜  
哉伏望皇上念兵馬重事行令巡撫官員再加詳議務協輿情奏聞區處

### 宣大車戰

照得自古人君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

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擅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  
至後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  
戰功仰惟我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  
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  
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  
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便臣等議得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  
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缺去處鹿角柞補塞  
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  
衛以候若使虜賊合眾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礮動有三



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墮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餉之馬以臣所見前項車輪相應成造大同以一千輛宣府以五百輛爲則計算每車用礮四箇每箇生銅或生鐵俱用荒數二十餘斤其車頭車廂鐵椿鐵箍等項用熟鐵一百餘斤除木料近蒙朝廷撥以京軍採打數多儘足選用其餘無數措置大同已行那借修造墩臺懸樓官鐵成造戰車百輛鹿柞一千三百餘副在官諸色工匠俱各歇手所在官軍疲敝之甚分毫不許科擾以挫其銳以速其逃乞勅工部量支係官生銅生鐵熟鐵十萬斤送至大同宣府兩處三七分收領責成守臣於寧夏山西守臣處雇募工匠隨其前料并各處炸碎銃礮廢銅等項成造戰車并器具若干備用如果

不敷陸續另行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今將戰車鹿角柞椿繩式樣及畫下營臺營圖本具聞

一戰車式樣二輛

一椿繩式樣一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者四條各長七尺短者六條各長三尺

一戰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下營圖一本臺營圖一本可禦萬餘賊之用

一鹿角柞五十副

一椿繩一百副每副五丈營圖一本可禦二三百賊之用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十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

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東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擡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并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

一擡鹿角柞營圖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肩柞軍馬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之人上可禦虜賊千餘人

一下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一十餘條長五丈闊一丈椿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

一擡椿繩營圖周圍用椿繩五十副每副椿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五丈步軍二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若干

皇明經濟文錄（卷之三十六）大同編

大同論

許論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縱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墮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紀綱

明法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邪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

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廬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成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尙李廣皆守雲中尙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眾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

禁培剋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大同保障

魏 煥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牆堡聯



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授鎮寄者當畱意焉

### 大同邊夷

魏 煥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哈喇真部下爲營者一火酋把蒼罕柰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爲營者一火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入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 大同經略

魏 煥

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可守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於內邊爲耕守計

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徃城中居人從事而劫以威時重遷者效尤甘肅遂殺鑑鼓譟附虜文錦招徠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二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尙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牆塹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糧耳苟能招徠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嘉靖十年大同再變以軍驕不制效尤往昔故也調度方嚴遂殺主將總兵李瑾破獄擁眾犯黃鎮爲將招達虜犯邊朝議推桂勇爲總兵勇以計擒首惡七人捶死過半七人家眾驚入殺勇家口一十六人惟勇僅免叛軍閉城不下時計有引威寧海子水灌城者差兵部主事楚書同工部郎

中從事時戶部郎中詹榮在內知叛軍有求解意密示書入書單騎入城誘把總指揮楊林馬昇擒叛首以獻時輔臣張孚敬懲往年賞叛之失議必征推卻勇總兵直抵鎮城下總制劉源清兵亦至勇不受總制計殺南郊市民殆盡城中洶洶書遣二將官至劉卻營語昇林計取免死牌回城昇林擒送首惡數人大兵始退城中方定朝議遷昇于湖廣林于福建撫其眾命侍郎黃瑄往按罪狀瑄劾劉卻繫獄久之後遇詔免

一鎮兵累叛不靖雖往昔釀成亦兵眾故也議者謂于五堡東西空處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鎮鼎立則防禦備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馭叛兵須察各營强悍爲眾倡者取赴軍門施不測之恩結爲心腹則眾叛自定此總兵馬永行之于薊州遼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震收虜中逃回人口養馬家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虜同處見虜勢弱卽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懾服不敢桀驁此大同故事也

擒獲達賊事

于謙

鎮守大同右少監馬慶題該土山兒墩百戶蕭勝報本年十二月十九日午時分軍人趙蘆斗瞭見境外有步行人腰帶弓箭前來隨令夜不收呂小良等下墩潛入馬欄牆內因見向墩射箭認是達賊其呂小良等奮勇擒獲因帖木兒等將領人馬二百餘騎在邊哨探接取進貢使臣因我省得漢語差來打聽聲息就便捉住等因行移知會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韶等計議得達賊出沒不肯轉離鞍馬今奄克

帖木兒步行到墩又止一人既稱打聽進貢使臣其守墩官軍只合溫言撫接卻乃掩襲拏搶非惟有失朝廷大信抑且引惹事端又恐係來降及走回人口小人邀功駕禍無辜又該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臣等切惟中國之馭夷狄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也先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奄克帖木兒既不騎坐鞍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拏只貪一時之近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奄克帖木兒見行監問切以爲此特一俘虜而殺之不足爲武而或有以啓釁舍之不以爲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

聖恩乞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勅令該府差人連奄克帖木兒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撫令聽候邊上如有也先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也先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搦軍馬固守地方果有賊寇侵犯相機勦殺若虜中遣人來邊打話止是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後再無跟隨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啓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爲由縱賊入境剽掠以誤邊務景泰二年正月初三日題奉聖旨是欽此

大同停徵稅糧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

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飢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欠眞乃是  
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  
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比時朝廷亦發太倉銀數十萬

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爲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處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穫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俱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民間名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者絕無惟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臣比肩而立



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伏固知廟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

敵于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豈無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根源之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穀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

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子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去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非奉明示敷政優游固爲聖明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卽加罪謹明示天下以爲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卽施行

### 軍餉事

照得北虜小王子所部達賊去年侵犯大同號稱四五萬眾瓦剌所部平

日傳聞尤多今去回人口報說小王子聞瓦剌讐殺起營前去收併言或是虛我當爲實卽今大同每銀一錢糴米四升萬一被其近邊擁眾長住不來決戰臣等自難釋兵乞勅戶部會同廷臣從長計議目前須得糧二十五萬石料二十五萬石草一萬束以防賊情變詐免臨期倉卒愈費財力緩不及事等因臣切惟陝西山西近年以來連遭荒旱致有前項人民流徙糧草缺乏遠近聞見如出一律凡臣救荒區畫近效者仰蒙聖明俯從所在軍民更生自慶俱生財有限待哺甚多臣原議山西大同目前須得糧二十五萬石方可接濟軍餉今送銀十萬兩准米二十萬石甫及送到因是無有布花給散軍士只得又將三萬餘兩照依時價折支安彼逃亡況官軍俸月等糧一向撙節隨收隨止得本色一半以此米價愈貴每

銀一錢糴米不過四升街市尙無糴賣明年春夏豆麥青黃不接之際若非官司賑恤未可必其不逃及陝西地方邊軍救死不暇今度虜賊已有必去之勢其見行救荒納米等項事宜多係出於人情自願倘彼不願未可柰何臣平日曾見漕運官軍頻年勞累風波涉險錢償逼償往過來續無少休息今年河乾水淺所費比昔又加數倍所運糧米未盡到京回既過時人將益困根本所係何法可蘇卽今京儲不爲無積若將漕運量加存恤一二那其所運糧米羈絆各邊戍卒人情邊備兩無所濟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行漕運總兵等官浙江等都司衛所官軍成化二十一年該運糧米四百萬石均平量免一百萬石連加耗令原兌官司照依時價糴賣花銀以十分爲率一分送遼東一分送宣府二分送大同二分送甘

肅二分送寧夏二分送延綏俱免加耗以備軍餉其漕運軍士釋其十分貧難者放其休息一年專令還債艤船以俟下年照舊運糧前項虧少京儲於五年內陸續令豐收去處民運補還本部仍行陝西山西河南北直隸巡撫官將近時條行相關救荒諸事加意遵行務令見效正供糧草及早催納其隨臣幹辦郎中劉瓊員外郎王問李釗主事戈孜原潔周并仍分投催督山東山西河南三布政司并順天府直隸眞定永平河間順德廣平大名等府原派成化二十年大同宣府稅糧馬草并改撥料草其司府州縣掌印管糧管屯分巡分守官員勤怠不一如果曠職廢事府官以下應任俸戴罪者就作施行三司官員據實參奏事完之日方許回京本部再查未中常股准鹽二十萬引於大同開中商人俱聽赴巡撫官并總

理郎中張倫處報中其在部召納糧草商人少有到來仍出給告示召納接濟軍餉

### 復修邊防

竊見宣大二鎮邊長互一千三百餘里宣府東起四海冶西止西和陽山多嶮峻其通大舉不過大小白羊東西馬營數路若大同則矢城陽和弘賜左右衛威遠平虜井坪朔州諸邊皆平川廣野而又數十年以來壕牆俱廢僅存遺址大邊二邊雖設而不守近於二邊內近城數里復挑壕一道謂之三邊原非險隘與無邊何異是以大來則大入小來則小入外無捍蔽之固內無攻戰之利欲其不長驅得乎近日零賊七十騎犯懷仁五十騎犯平虜殺人白晝大道之中而墩軍猶不知其邊防廢壞若此卽皇

上何由得聞耶夫外邊廢而爲大邊大邊廢而爲二邊又廢而爲三邊三邊之外卽不敢耕牧盡棄數百里之沃野寸土尺地受之祖宗豈忍遂委之耶況開平興和東勝至今人懷憤惋常有思復之志柰何以故地而棄之也任事者每憚而不講以爲斯事體重大須用數十萬金役數萬人經數時月然不知帑藏之費孰與田廬之空杵築之勞孰與殺掠之慘時月之近孰與頻年累歲之擾不此之務而顧欲俟其再入以徐議進止豈知虜騎騰躍勢若飛燕中國之疲馬不能當也虜不齎糧因我牛羊黍穀中國不宿飽之軍不能當也昔人所謂長技皆在彼而不在我於此之時縱使孫吳岳韓復生亦豈能勝之乎雖如今日費內帑調禁軍殺諸將亦無益於事矣伏望皇上念寸土不可割一夫不忍棄勅下兵部詳議可否令



大同守臣及今閑暇之時先將二邊修牆一道內外各挑壕一道每一里築墩一座十里築大堡一座計算該銀若干具數上請早爲修治待土功既畢定自六月以後卽分布各將官令各統所部人馬畫地以守俟十月燒荒之後方許撤回如此則壕牆以阻馳驟墩臺以時望瞭堡寨以安屯種不惟大舉可絕零賊亦不敢入矣數年之後休息安養則興和等棄地豈不可漸圖哉臣所陳修邊不過大略若使人忘其勞事得其宜則在巡撫斟酌之耳夫大同卽古雲中昔李牧魏尙廉范嘗守茲土賊不敢窺邊我朝弘治中都御史劉守城大邊闊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延亙九百八十里僅四閱月而成未嘗以爲難今地不改而事絕異豈古今不相逮耶良由諸臣不肯力任其事動以張文錦爲戒致使懲噎廢食而又坐待其

斃不思所以處此非人臣謀國之道也伏乞皇上稽廢弛之由將前此諸臣查無建白者仍追戮一人以爲悞事者之戒則漢之魏尙等或庶幾可復見乎臣常有死邊圉之志幸待罪行閒周爰諮諏以求一勞永逸之計莫要於此若他足糧補焉治兵選將或諸臣已備論之其未論者仍容臣具悉條陳上塵睿覽

創立五堡以嚴邊防事

史道

會同先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左都督梁震等爲照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後卽以此爲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

以一城孤懸天外漫無重山疊嶂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一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暢發之餘秋高馬壯之日縱橫侵擾四流奔劫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出則彼來必須動調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然而邊民罹殺擄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眞爲我國家億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爲不忠但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構非常之禍自是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於虎之談矣先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

已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於事會之遠不可遽遂本年二月閒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尙書毛伯溫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眾爲謀籌度兩月乃於招募聽其自來夫役豐其糧犒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爲計算分處停當招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又爲指授總兵官梁震前去先年原擬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明白開議以憑施行震等依蒙遍歷夷險高下逐一審勘某處可以創立新堡某舊堡可以全棄不用某舊堡可以相應增制各議擬詳定臣與鎮守少監楊進總兵官梁震及管糧郎中詹文光分巡僉事郭時敘等親詣前項境外各該處所公同重復審擇可否一併

參酌停當總督尙書毛伯溫隨會行邊使尙書翟鑾巡按御史皮東山議得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原設鎮胡廢堡四匝溝岔道路崎嶇如遇虜眾攻圍轉輸救援一時不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關頭北車房等處相距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採掠安子等山及聚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僻除非險衝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敞戰守得獲矣又紅寺舊堡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槩不雄況經歲年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增軍馬於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真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

係常年暗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於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陷淤泥之間甚非其所乃於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週圍丈尺宜用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軍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總一員每軍

一隊應有管貼隊官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八員管貼隊官旗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於堡外不有隄防則賊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於西北一帶深挑壕塹一道沿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哨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之勢而賊馬不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賊虜常川住牧之境今卽於此地坐驅四五萬餘眾勞數月中閒事變誠難憶料其所關係有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晝夜伏住二邊緊要墩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挖深闊營盤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

犯各該將領督令防護官軍控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快山奔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備分投管領理料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於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於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齊力興工除總督尙書毛伯溫特委宣府坐營指揮劉環犒賞外臣復行令僉書都指揮張勳山西河南領班都指揮李承祖滕瓚不時齎領米麪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八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臣等又會行副總兵戴廉遊擊王陞戴昇并續委參將紀振守備指揮闍桂各將所部兵馬分



投摘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遇土則挖逢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一丈三尺疊土爲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爲一間其各墩應有鍋釜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逐一布設隨於每墩會同各選撥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有警一面酌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照傳報預爲戒嚴收斂一面摘撥一人下墩踰壕星分馳報各該分定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於千頃升巔撫首四望五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

事於此覘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爲真的即可據之進兵援勦況乎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可以畢見臣等會報總督尙書卽於其上創一小堡名爲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哨守五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入出多寡有無之縱不可逃矣各堡公館及參守衙門并官員大小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已報完臣等又會同郎中詹文光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十萬束鎮邊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虜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川堡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以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

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束行令陸續運送責委都事王濟眾等收受堆集  
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臣等先於四月內會行坐營都指揮白欽推官  
王文道指揮黃鏜斷事邊僎盡將挑入壕塹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  
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參將五十頃守  
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五頃管隊官每員二頃每軍一名一頃共該三千  
九百四十五頃臣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犂種子行令參將及守備  
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  
會逢比歲雨暘時若遂成大熟今卽登場入堡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攜持  
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邊陲  
爲終矣再照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闊之處屏翰一方足爲全鎮巨

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一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并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場則當有大使一員攢典一名僉派斗庫人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附大同後衛鎮川鎮虜鎮河三堡附大同前衛各食糧五堡主兵官軍三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一年計算本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哨備行糧并馬匹料草共該用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殺約算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兩二項通共用銀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兩二錢二分此係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機佛朗機銃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住餘丁一遇賊眾侵擾亦

可併力戰守合用盔甲弓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罪紙價等項無礙銀兩動支四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一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伏望聖明撫念安邊重計早將前項有功人員勅下該部詳議移行巡按御史覈勘明實分別等第上請推恩以酬厥勞其設通判及倉場大使等官印記銅牌等項各該事宜以致合用歲額錢糧神機佛朗機銃礮盔甲什物并借欠過一應該補銀兩及原擬未給馬匹再乞勅下各該衙門查照酌議一併速爲給散前來以終善大計邊鎮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等因題奉聖旨兵部便詳議了來說欽此

預備邊務事

于謙

照得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寒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窶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歛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等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今大同等衛所當軍情愿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餉奮勇殺賊以圖補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度難於改更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者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

不同其實事機急緩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知蒙准題乞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爲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於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所開豁冊籍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業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與河南山西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參照

大同府所屬州縣新解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又兼其數不多難以存留外所據新解各衛所旗軍合無准言不爲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候殺賊候邊方事寧另行定奪仍令各該有司軍衛將清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數造冊繳部以憑查考奉聖旨是

爲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

王瓊

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會同巡按御史賈啓所奏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閒諜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添兵備以專經略六事皆修舉邊備之意不爲無見今將所言開立前件查議明白伏乞聖裁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題奉聖旨是胡瓚所陳邊務事宜恁每既逐一查議明白都著依擬行欽此



一原情罪以責戰守前件查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計爲賊所掩襲攻陷城寨或被賊入境搶掠人民俱有太祖高皇帝欽定律條擅難異議但中間有守備已設計本城堡原設軍馬數少止可固守城堡不可輕出禦敵以致地方被搶其情與守備該設計而故不設計者委有不同問刑衙門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充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搶擄人畜數少參稱律重情輕奏請俱免充軍降級發落依律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御史胡瓚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賊入境搶擄人畜者止擬不應重罪照常發落不爲無見但賊勢眾大非守備官軍所能支持者問擬不應猶似虧枉倘賊少勢輕可備而不備被其搶擄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

通行各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內有事出不測及失事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請定奪若本城堡人馬原有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瞭高守哨及徵調鄰境兵馬等項俱無失誤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不能支持係干律內該載不盡事理參詳明白引律比附具奏從法司再行議擬奏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按伏住劄將領往來不常違期畏縮失誤軍機自有本律難問守備不設罪名

一嚴事例以防推避前件查得各邊守備員缺多係彼處鎮巡官疏名奏保中間亦有不曾奏到本部慮恐缺人查照歷年賢否考語斟酌推用今都御史胡瓚等奏稱各官到任之後因見地方多事往往推病辭任意圖

日後別用要將推病官員改調南方子孫就彼襲替固是懲戒之意但律例已定輕難紛更罪人不孥恐失苛刻合無今後守備等官但有推病避難者聽本處巡撫巡按官指實參奏提問查照律例問斷發落以後不許再行舉用

一體人情以省支費前件議得兵機最難遙度用兵最忌偏執若使兵常散而不聚各保境土豈不省費但料賊先知預先調集乃克有功若報至纔發鮮不失誤所費益多合無行文胡瓚會同鎮守總兵等官料度虜營去遠地方無事則散兵以自守若有擁眾入寇之謀非大集兵馬不能防禦則依律調遣會合策應或調或不調皆各官臨時從長計議便宜而行不可著爲定例致有拘泥耽誤大事

一養閒諜以資探報前件虜中走回男子聽鎮巡官斟酌查取仍充夜不收名目委用不必另立通事名目及一槩行屬查取致有驚疑妄生疑議一明賞格以激人心前件查得先爲邊務事該大學士梁儲等條陳內一款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土著軍民舍餘人等中間多有材力勇悍輕生善鬪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鼓舞用命勝於遠調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題行宣大二鎮事例該本部議稱各邊土之人有能奮勇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卽賞銀三十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爲義勇永免本身差徭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眾斬首至五顆以上爲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奪獲被擄牛羊等項四分充賞等因題奉孝宗皇帝聖旨是便鋪馬齎文與各該巡撫官著好生省諭鄉村軍民人等果有設謀奮勇斬獲賊級的照例重

加陞賞欽此欽遵通行外但原擬事寧停止不爲常例今虜勢猖獗比前尤甚合無令兵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大偏頭等處三鎮揭示一應人等知會有功照例施行蓋虜賊初入勢合而強官軍既不敢輕與爭鋒及其分散搶掠軍馬猝難調集應援若此策一行人人踴躍庶幾隨地寓兵虜人知懼不敢恣肆等因該本部依擬具題正德十一年八月初三日節奉聖旨這各項事宜便行與監督提督充總兵官并各該鎮巡等官都著依擬行欽此欽遵外今都御史胡瓚等又奏前因緣土人斬獲賊首一顆賞銀三十兩願陞者給與冠帶五顆以上爲首者陞署所鎮撫奪獲牛羊等項充賞已有前項題准見行事例難以別議合行各邊巡撫都御史將前項略節緣由徧發告示於各城堡鄉村張貼曉諭務令悉知其要將轉賣首

級之人暫寬禁例一節難准

一添兵備以專經略前件臣等議得各邊事務固當修舉廢墜亦不可生事別有更張宣府城堡最多止有二州一縣俱屬直隸先年原無設有按察司官成化年間兵部尙書余子俊奏設副使毛松齡吹毛求疵詞訟蜂起邊境多事人心不安旋復裁革近年添設僉事一員管屯亦未見其有益至於大同地方城堡比宣府頗少州縣加多祖宗舊制定爲冀北道原設分巡僉事一員及布政司分守官一員又有管操管屯等官往來巡歷成化年間巡撫都御史葉淇爲因大同邊方更替不常又奏准許令守巡官帶家眷在於大同常川住劄二年更換識者猶以爲政體紛更今若再添副使一員在於大同聽鎮巡官提督行事不無創立新例益見更張其

宣府巡撫官必求比例添設將何阻止合無行文胡瓚等遇有應行事務行委守巡官往來督理各城堡事務仍令各城堡官就近分理違誤者依律究問自可責成再照各邊政務歷年俱有成規各年巡撫官員亦多效勞經畫若不遵舊約束守而勿失惟務更張自立新法誠恐議論多而成功少難以保終合行巡撫都御史胡瓚凡有邊務照舊修舉不必更張

許襄毅撫大同略

公巡撫大同下車未久適北虜擁眾臨邊決欲入寇知我有備轉言講和進貢當時鎮守俱曰以數十年讐敵之寇一旦效順就可起本公曰賊情真偽不可遙度可行先差的當把總帶領通使出邊答說如果進貢必有款書方可具奏會同差把總指揮王鉉出大邊犒賞答語小王子果著部

落瓦刺阿兒禿思等率領一枝人馬約有二萬餘共執款書都要入貢等語回報公會同鎮守一面招撫虜使進入大邊住劄每三日一次犒賞一面奏奉孝宗皇帝聖旨准以三千人口入進既奏之後鎮守總兵官王璽瘡疾臥床不起凡一應機務俱公綜理副總兵劉寧同董鼎遊擊統領奇兵三營人馬出邊下營照依欽准入貢使臣數目自野門口驗入當時在邊部落數多爭入自相喧攘驗放不定每日報一次如此者三日劉總兵懼甚賊情反側變在頃刻稟寄到城公隨差夜不收說與劉寧親出見小王子責以不能約束部下大義將三千奇兵軍士牌前面摘送與小王子著他分俵應入者胸懸牌面放入無牌者打回亦恐虜情反側又差老家兵馬同兵車營步軍營前去二邊裏按伏如虜情有變策應截殺如虜使



驗入各于路兩傍防護擺隊又分付把總每軍要紅黑項纓二枝遇虜行過捷徑轉向前途換纓擺站週而復始自野門口直抵大同館務要齊整劉總兵依將軍牌摘送小王子俵送無牌者自不敢來有牌者一日驗進虜使入邊又見路傍人馬聯絡齊整奇遊兵收後驚目駭視番語通使報說南朝好太師好人馬及入館後有盜虜使馬匹者虜使跪告公訪獲董禿等七名連馬捉獲具奏准以決不待時虜使館前用刑放出虜人環視將犯人斬首梟令但見眾虜縮頭咬指番語通使說太師法度利害我們怕開市之日禁約勢要不許入市交易一時商虜兩各得利虜自入貢至邊住歷三時事不覺煩民不覺擾及送出境解頤而歸自弘治元年至弘治十年凡三入貢而無一遊騎敢犯邊搶擄者大同人皆曰是公當時撫

綏之所致也

雲中紀變

嘉靖甲申秋七月大同五堡軍作亂先是山東張文錦以巡撫至嚴峻其法不恤軍困又舉前項故事奏請欲將小邊水口一帶舊築五堡以城中若項軍士住牧其地人眾用參將賈鑑守之兼督工程柰何軍士以爲父祖以來俱家本城一旦驅諸新造沙漠之地其心已不堪矣而又立法大嚴賈督工太迫遂藉此相聚作亂以是年月日賈遇害于邊移日招徠回城火燬大同府門次及都察院門張遇害殘毒尤甚遂劫獄發囚時舊總兵朱公振以事繫獄眾軍擁逼係馬上曰我輩作亂彌天請與眾作主奏請討赦耳朱公倡曰我犯罪人在獄汝等作亂挾我能依我則從不依我

寧死不汝從眾曰惟命是從不敢犯朱曰國主宗室母得輕犯倉庫母得擅發良民富家母得縱擾有犯者死眾口曰諾城中獲安事聞皇上爲之震惜且恨事功垂成激成禍變命兵部侍郎李公昆捧勅赦諭復簡命太監武公忠鎮守廉訪使蔡公天祐陞僉都御史巡撫都督桂公勇充總兵時都察院門堂被火未葺蔡至暫居帥府視事公乃圖新政治恩法並行軍民始悅乃會鎮守武公充總兵桂公令朱公與凡僚屬集亂卒而諭以朝廷恩威作養統御之重汝等自速禍亂以擾聖心今特命吾等安撫汝等當速悔速靖毋再弗率以干天誅■皆稽首謝罪而去然尙不悛虛疑恐喝適戶部進士李枝押餉銀至眾疑有密旨講擒因夜擊其門李出所領批文示之弗信蔡公聞之亟遣人諭曰李公爲汝等押銀作邊儲耳無

他意眾始信散去未幾亂卒仍訛言煽惑人心以爲天兵早晚要來洗城遂放礮聚眾乘機劫取鹽客并一二富家財物桂公率眾擒捕數十人稍定朝廷震怒命戶部侍郎胡公瓚總督兵務討罪至陽和胡公督率甚嚴一日文移十數下眾皆大懼城中人人自危不敢相保亂者奔蔡公臺下求救公諭兵來無他惟殲取首惡脇從者弗治汝輩其自圖之眾相顧各自保全首惡之勢搏沙難合矣桂公窺其機密令千戶張昱等誘獲郭鑑等十一人謀於家眾卽庭後誅之眾以桂爲賣己恐盡誅乃圍其官宅火其門桂率其家眾據屋上拒敵矢盡殺其家數人被執搶其財物失落印信符驗蔡公亟乘肩輿往救武公等繼至且諭眾曰朝廷養汝輩百數十萬何負於汝而汝等作亂如此今幸賴天恩惟斬獻首惡餘皆寬宥此朝

廷莫大之恩汝當何如感戴尙不悔悟要將總兵殘害總兵斬取首惡之意爲汝輩做好除害耳汝輩不聽吾言乃肆凶惡萬一天兵猝下擒斬汝輩盡絕猶泰山壓鳥卵耳其母悔眾皆擡負肩輿且羅拜曰我等小人造意深重惟蔡爺爺言是聽不敢違聞有一人後至拔刀砍轅眾立叱曰蔡爺是我輩恩主汝敢來恐嚇是夕眾將砍轅者殺之桂公得無害保棲葉總兵宅尋將張昱等數家皆火其屋掠其財物蓋恨其誘害首惡受賞也猶糾合市人肆言兵來壓境遂上城樓拾取盔甲欲遂堅壁保城夜則令家家門前設炭火照城惟恐兵至又請代藩府第挾王欲令奏請討赦國王父子亦欲遠害遂昏夜微服潛出抵宣府城避之胡公文移日迫亂者終不自安皆涕泣詣蔡公曰兵將及恐城皆不免於死惟蔡爺活之永不

敢犯矣公曰汝輩能自擒獻首惡庶可止兵吾當爲汝輩轉達眾皆曰蔡爺推赤心於人腹其言可信卽去縛徐旣兒等首惡之尤者四人以獻命斬之函首詣胡公有士夫韓綱等數十人詣胡公帳下沮兵恐其一槩濫及無辜禍且不測公怒疑其受賄爲首惡作說客遂繫縛欲置諸刑賴巡按御史王官兵部郎中趙錦釋之王自變以來前後奏聞章疏數上亦嘗喫緊用心於此者蔡公會武公上疏請班師復遣使齎書詣胡公極言軍士怕死之狀且謂首惡旣誅黨猶釜中魚耳易處也胡公始再四疑弗許中察實亦具疏以請上許師旋眾稍寧上以代王前日避害播遷乃優詔慰還至是命光祿少卿蕭公淮齎幣帛牲醴來慰相見皆感泣留數日盡歡而去未幾餘孽度不自容復夜聚謀燒朱總兵私宅火勢騰天眾兵屢

奔蔡公處告愬恐玉石不辨坐罪難解公卽帥府儀門諭以明法自有處治遊擊將軍葉宗趨蔡公求策比曉蔡公會武公等於都司復集軍士於堂下諭之曰天兵旣旋朝廷寬宥爾等辜爾等不悛復作孽何如哉眾曰亂者吾等知之請閉城門卽日下盡獲矣於是搜捕郭疤子胡雄等四十人不終朝撲滅無遺城中人人稱快地方遂大定矣捷聞朝廷優詔答之廕武公姪進蔡公右副都御史復朱公職充總兵官賜彩衣各一襲白金若干再命鑄征西前將軍印頒之命桂公還陞都督同知仍督令巡捕且令大司馬舉慶功之典檄至城中皆呼萬歲歡聲動地嗚呼自兵變以來城中人民家家不敢相保至是平定相集以爲不圖今日復見天日農工商賈各勤其業居者安常行者自如眠者始得貼席歲且大稔方物畢至

價錢倍常人民在在置酒相歡宗室府第烹羔宰牛設席喜會不絕誠再造之境也當是每亂一番蔡公竟日開門坐儀門下處分政務凡亂卒有奔愬者咸戒諭之嘉靖乙酉正月元宵日蔡公同武公并總兵諸公相隨遍歷衢巷觀燈至三鼓後方散凡此無非安定人心俾人民樂業無疑慮也是時雖在倥偬擾攘之中猶循循雅飭書史不廢時進學中弟子考其課業教以讀書作文之法勸學興禮不忘俎豆又緊諸需嚴法度信賞罰人皆勉勵宗室祿米軍士食糧經年欠乏者至是充足有餘按期關領未嘗缺乏令軍伍中各報貧甚者給以皮衣禦冬不費公帑凡有奏請乞討邊餉馬匹等項朝廷輒先准給其厚待如此城中軍民父老且立廟欲塑諸公之像早晚瞻拜祝福公豈謙讓不有其功人益感戴不忘其豐功茂



烈恐歲久漸泯故略次第其大槩附錄於郡城之志以貽後世於悠久云  
爲獲功事

欽差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天祐爲獲功事准  
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宣大等處軍務  
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瓚題該臣節奉勅諭邇者大同軍  
士戮殺將官戕害撫臣罪在不赦朕念邊方困苦又比年軍士糧餉不以  
時給重以興作督迫太嚴彼頑無知何其不憤激變爲亂朕特原之令其  
悔過自贖近該大同鎮巡等官復奏稱前項軍士雖蒙恩宥不行改悔益  
肆驕縱反覆無常每聞各邊征調輒行嘯聚驚擾心旣反側事多劫制以  
下犯上如此乃國之賊也朕不敢赦已勅大同鎮巡等官令宣布朝廷恩

威明白曉諭除造意下手罪惡深重之人在所必懲其餘一切不問今特命爾提督軍務以都督魯綱充總兵統領原操練聽征官軍三千及調取薊州精銳官軍二千員名前去宣府再行量調精銳官大同近地住劄以罪若大同本鎮不問官民各色人等能搜獲首惡及真正下手助惡之人早正天誅其餘悉解散復回原伍爾即日奏請班師其餘驚悍難馴稔亂弗悔爾即督率前項官軍協謀戮力顯行天討進兵勦殺無問元惡助惡等官但係兇黨悉誅不宥其有功人員即令巡按御史隨軍紀驗照依欽定賞格陞賞戶部所運銀兩若干銀牌段絹若干亦聽爾隨宜支用事畢造冊奏繳宣大鎮巡官悉聽節制總兵官以下不拘見任及見今行取官員內量其才勇謀遣委用有臨陣不用命者自都指揮以下悉以軍法從

事其有應處事情勅內開載不盡者俱聽爾奏請施行爾爲提督大臣受茲重紀宜體朝廷禁暴止亂之意矢心竭力以彰天討以安宗室以靖地方無或弛備以失元惡亦無或濫殺以及無罪爾其敬之慎之欽此續奉勅提督宣大等處軍務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瓚總兵官署都督僉事魯綱近因大同軍士叛逆命爾等前去問罪擒捕首惡散悉脇從今鎮守太監王觀等開報首惡姓名前來中間互有同異勅至之日爾等卽督鎮巡等官照依後開名數卽行擒捕尤須臨時審決毋使元惡漏網濫及無辜其各該首惡罪止本身家屬及田產等項一切不問此外脇從之徒悉令解散仍照前旨賞賜撫勞還伍爾等其欽承之故勅內開郭鑑柳忠等一十五名欽此續據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桂勇呈稱督率官

軍擒斬首惡郭鑑等一十一名續據署總兵官事都指揮僉事朱振呈稱督率官軍擒首惡徐甌兒等五名各到臣又據山陰守禦千戶所署指揮僉事郝鎮等拏獲助惡一名史祥卿行據分巡口北道僉事王謳呈繳密得一名史祥卿供稱應充夜不收嘉靖三年七月內張都堂在鎮城迤北九十里地方水口堡等處委官指揮關山等督率官軍修築將完城堡五座定撥已斬首惡軍士郭鑑柳忠李昭卽李皮兒李柔腿楊半兒賈得名史欽陳浩徐甌兒未獲胡雄韓天祿張四并已斬首助惡樊欽錢銳劉鎮裴公義黃臣呂柰同各軍二千五百等家前去常川居住防禦虜患郭鑑等商說如今大同城外一十二里達子不時出沒搶掠人畜無人行走卻將我每送到小邊五六十里之外堡內又無井水怎麼過活若達子來呵

圍了城堡誰來策應時常講說張都堂堅執不肯將將官賈鑑具本題准起作中路參將郭鑑柳忠等謀說我每便死也去不成本月內賈參將分付五堡把總周祥等官著令各官軍在鎮城北門外點齊郭鑑柳忠等逼著眾人吶喊三聲賈參將聞知使令伴當打聽卻捏說管隊總旗杲澄分付不肯去等情賈參將去稟張都堂拘周祥等到院各責打二十棍又將杲澄拏送分巡官處問罪本月十九日賈參將統領原撥官軍到水口堡節向各軍勒要修備莊屯出辦牛糞等項不前時常拷打郭鑑柳忠等謀說這眾軍被賈參將苦逼不過將他殺了也只說激變人心本月二十二日起更時分郭鑑等逼脇眾軍齊聲吶喊倡說不作聲的就便殺了當將賈參將殺死郭鑑柳忠惱恨不過又將身屍零碎割了二十三日天明時

分郭鑑柳忠主令眾人將委官關山并各隊把總周浩等俱用繩網綁到小邊外地方焦山兒住劄當有水口二墩夜不收走報鎮守王太監江總兵張都堂會差都指揮徐輔同知縣王文昌前去招撫各軍上揭帖令徐輔赴鎮城各衙門投遞與討赦書方纔下來鎮巡官許允又會差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仍舊招撫郭鑑等依從本月二十六日入城本日夜張都堂分付關山要殺賈參將的頭兒三五人郭鑑柳忠等謀說頭兒就是咱每若不下手怎得了事當放礮一箇將眾軍聚齊內有一人不從就砍訖一刀二十七日天明時分逼脇眾軍將大同府門燒燬劫放監內已殺死強盜李釗等出又逼眾軍將都堂府大門燒了張都堂見得聲勢不好跳過閒壁博野王府藏躲各軍撲入後堂宅內因搜尋不見將家財搶訖郭

鑑柳忠等就說張都堂只在府內若不放出將府圍住燒了府中人害怕將張都堂送出郭鑑柳忠喝令已殺死強盜方洪等亂刀劈砍身碎復去尋殺江總兵走躲各軍將伊馬匹財物搶訖又到太府大門關閉眾軍士要放火郭鑑等罵稱這老狗骨頭也做得主張饒了他罷又逼眾軍往鎮城南門樓上將舊貯盔甲弓箭刀盡行搶去復到大同後衛鎮撫監內將爲事朱總兵綁出并綁致仕林總兵要行殺害有朱總兵央說綁我怎麼眾軍說你與我每作主朱總兵說依我三件事便好一不許擾害宗室二不許搶倉庫錢糧三不許放火眾軍不聽仍在各街巷搶奪酒食財物朱總兵出計哄誘各軍時常上城擺門瞭望官軍免得作害平人李釗等在鎮城內寅夜打劫朱總兵密會江總兵等差委指揮楊林等官軍緝拏二

十七人俱各打死郭鑑等又逼令鎮巡官差人赴京奏討赦書蒙差兵部李侍郎前來安撫訖本年十月內郭鑑主令方洪裴子彪等節次打劫南關外寺等處人財物發有新任桂總兵督率官軍張昱等拏獲會同鎮巡官審供方洪等五十四名俱各打死仍將郭鑑等責發以安眾兇本年十一月內失記的日有參將李賢帶領官軍約有五十餘人前往陝西征勦回賊從同城南地方水頭村經過將居人牲口作踐居人嗔怪李參將部下人回說你且不要愛惜牲口見今大同城中軍士爲亂我領軍都要殺了你每俚郭鑑柳忠等聞知就與城中眾軍傳說京營遼東宣府等處人馬俱水頭各村住筭乘便來勦大同你們倒不上緊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夜二更時分逼令各軍一齊放礮吶喊郭鑑柳忠等前去布政司門首用



刀砍門問戶部李進士解來銀子是買糧的是賞軍殺我每的李進士隔門遞出文書與郭鑑柳忠等看畢向眾軍言說王知縣日前拏賊曾稟蔡都堂就要拏我每堡軍虧蔡都堂不肯莫若將他殺死當令李秀李文愷郭洪逼脇眾軍將王知縣殺死又將在城居民房屋放火延燒百十餘家初十等夜有脫逃未獲郭鑑父首惡郭疤子謀同吳雄等傳寫帖子逼脇眾軍放礮吶喊前到代府門首郭鑑柳忠等說你本府如何討有人馬來征我每倘有著殿下阻回便罷若不人馬只到東塘坡上我與你一箇磨爛又說將府中錢糧多多送出些來明日畱下也不中用代王惶懼令人使委曲答應回去又節回本府圍遶逼脇點放礮以此代王畏懼陷害於本月三十日帶領親弟王子假做買賣行人出府潛避三堂聞知急急令

人將郭鑑柳忠等喚至都司分付我每差人爪探頭東人馬你也不信你  
自就著五堡軍領帶火牌前去打聽有無方見的確郭鑑柳忠等當差五  
堡李小五等打聽得止是日前李賢參將帶的參隨五十員名經過往西  
去訖本月內鎮巡等官將各軍緣由奏行兵部題奉欽依著戶部胡侍郎  
提督軍務同魯總兵統領京薊官軍前來擒勦勅內有名首惡郭鑑柳忠  
等其餘脇從一切不問有桂總兵節奉胡提督密帖鈞帖聖旨榜文密切  
督率官軍苗登等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將郭鑑柳忠等一十一名先行  
擒斬初七日郭疤子并伊不記名次男同李揉腿不知名男糾同胡雄徐  
甌兒黃臣等主謀報復傳寫帖子又逼脇眾軍放礮吶喊一夜不息將桂  
總兵苗登等家房產人口各有燒燬殺死又逼脇眾軍穿戴盔甲將四門

守把初九日郭疤子徐氈兒商說如今大軍來了，我每再勸眾軍去三堂討止兵馬文書齊到武太監處，逼請蔡都堂到了武太監宅內，又逼請桂總兵。因見各軍穿戴盔甲，手拏兵器，勢甚凶狠，當引家人上房與眾軍對敵射箭。郭疤子胡雄徐氈兒喝令眾軍將伊家人桂全勝等八名俱各射死。自午至申，桂總兵困乏，各軍擁入宅內，將家財衣服并給賞有功官軍。苗登等本分銀兩搶訖，郭疤子等因見各惡身屍尙在宅內，當將前搶銀兩買令李成陳淮等將桂全勝麟身屍零割掛在四牌樓上，警眾陳淮又將肉一塊銜入口內嚼訖，各軍將桂總兵攙扶出門，遇舊任潘總兵。今任朱總兵并副總兵靳英遊擊葉宗等有朱總兵喝散眾軍，將桂總兵保送舊任葉總兵家寄住。內有一人見靳英氈帽下帶著鐵盔，用刀砍傷，當有

夜不收走報胡提督統領各營人馬到於天城陽和聚落等城堡駐劄節  
行朱總兵督率官軍又將徐甌兒等五名擒斬郭疤子等懼怕大軍入城  
方纔乘夜挈家俱各逃躲朱總兵回稱一時緝拏未獲胡提督等是城中  
宗室俱令互相驚疑將各營人馬陸續掣回先是郭疤子慮恐陝西人馬  
從馬裏地方暗來密差史祥卿等二十人身帶弓箭騎馬前到懷仁城探  
聽聞被都指揮郝鎮等緝知拏獲綁赴胡提督發口北道王僉事責審祥  
卿通將前項情由供出在官等因看堡五堡助惡兇黨行委郎中趙錦等  
押赴市曹照例處決梟首示眾及將脫逃未獲郭疤子并伊不記名次男  
及李揉腿不記名男及胡雄韓天祿張四李秀李文愷郭洪李成陳淮督  
令鎮巡等官朱振等通行各該城堡州縣緝拏獲功另行具奏外參照首

惡郭鑑柳忠楊禹李揉腿賈得名李昭史欽陳浩徐甌兒助惡錢銳劉鎮  
樊欽裴公義黃臣呂柰史祥卿尤銘全忘豢養同逞凶謀殺守臣以快私  
情脇無辜而從叛逆旣蒙勅宥殊不感恩益肆猖狂再戕縣令親王之困  
厄可憫悍卒之睚眦效尤誠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憤也我皇上敬天之  
罰特勅內閣輔臣文武科道等官同議擒勦命臣與總兵官都督僉事魯  
綱統領大軍往問其罪陛辭之日面諭叮囑臣等肅奉天恩未遑寢處甫  
出關而先聲已臨未浹旬而渠魁授首總兵官桂勇督率官軍之功也詎  
料孽遣敢謀報復撫臣畏惡而無謀將領忌功而坐視大軍繼進漏網殲  
夷總兵官朱振督率官軍之功也其餘黨解散者臣等仰承德音一切不  
問所以存朝廷大信於天下也除桂勇朱振等有功節經具題及調用過

宣府官軍副總兵時陳等并該鎮巡等官與被傷殺死官軍家人桂全勝等俱該巡按御史造冊徑自具奏外再照郭鑑等所犯該惡逆既正刑誅人心之順逆始分明朝廷之紀綱大振合備由板刊曉諭天下仍將各兇首級分送各邊傳示官軍及行大同鎮巡官剉屍萬段庶可雪神人之所憤彰殺伐之威乞勅廷臣早爲議處天下生靈幸甚社稷幸甚等因與同總兵官魯綱各具本奏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貴州道試御史蕭一中題爲糾劾庸劣大臣討叛無功輒擅班師欺罔不忠事臣聞自古人臣受國委托必矢心竭力以忠所事而於軍旅重務尤往往以身徇者故司馬穰苴有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古人忠君愛國類如此夫邇者大同軍士叛逆皇上特勅侍郎胡

瓚假以提督之權統兵擒勦而瓚往逾月怯懦寡謀未見有功僅賴總兵桂勇奮不顧身擒斬郭鑑等十數人而逆首郭疤子等尙未得獲餘黨仍舊守把城門稔惡不悛以此廷臣會議興師方奏請施行而瓚已班師而還矣夫以瓚爲國大臣受朝廷重託而勅諭諄諄必欲首惡盡絕人心已安方議班師今首惡未盡人心未安而瓚遽爲此舉臣不知其何爲也不思彼尙有負朝廷委託虛糜國家糧餉而方且論功議賞曰某某俱宜量加恩典臣與魯綱宣布恩威不足多錄臣不意瓚之厚顏無恥欺罔皇上

一至此也原瓚之心不過了事耳夫豈恤國家之大艱豈知人臣之大義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故前此李昆撫安未定而輒還是以有今日之舉今日瓚行糜費無功而班師是以勞體勘之官二臣之不忠皆可罪也

瓚前謂朱振足以了事臣竊料已有規避之心不知朝廷遣彼此行謂何而乃欲以未了之事屬之朱振耶瓚之心跡甚彰明較著也且瓚行之日自謂各犯若仍舊執迷必須擁兵前進各鎮軍民貪圖重賞逋寇計日可以勦除否乎及今又謂大同地方今幸安堵然而城門之守把如舊人心之洶湧如故可謂得之安堵乎故瓚之欺罔不俟查勘而可知矣況前有旨胡瓚魯綱所統人馬雖有旨掣回宣府還行文與他著相機進止未便令其輒班師也今瓚爲此舉是與前旨違背矣瓚之罪其難逭也頃聞差官體勘知事有不安遂陳乞休之疏且自知粗以了事及蠢爾餘孽尙反側未安恐言者有以議其後故先爲此說以沮之而不知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瓚之奸邪又可見於此矣伏乞將瓚賜罷黜待各官體勘至日與



魯綱等另行議處庶幾人知所警而忠於事足爲人臣欺罔之戒再乞簡命相應大臣一員仍從廷議督兵前去顯行天討用彰國威無任姑息以貽後悔又該戶科給事中鄭一鵬題略相同俱奉聖旨該衙門知道又題爲再乞天恩以安地方以定人心事該鎮守大同太監武忠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御史蔡天祐征西前將軍鎮守大同地方總兵官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振等會本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一日欽奉勅臣等前此大同軍士殺害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好生不畏法度蔑視朝廷論法卽當參究造意下手之人置諸典刑以正國法但聞賈鑑督工苛刻張文錦撫馭失宜以致人心嗟怨激成禍變事亦有因特差兵部左侍郎李昆前去撫諭有罪人犯悉從寬宥朝廷恩可謂厚矣爲軍士者自當悔罪自

新安生樂業卻又不知感悟反覆無常愈肆驕縱略無忌憚近聞調兵前往別處嘯聚擾亂地方朕得臣奏卽一一多官會議皆謂前次所處過於姑息堂堂天朝豈可容此叛逆之徒干紀犯順已命大臣統調官軍前去問罪猶念其中首惡不過數人其餘多是脇從情罪可恕若一槩誅勦恐傷好生之德且令大軍住劄近地特降此勅爾等可宣布朝廷恩威曉諭軍士又爾等各有妻子各有身家豈可甘心從逆自取誅戮若脇從無罪的將首先造意真正下手的數人擒縛獻出明正國法其■仍前悉從寬宥所調官軍卽日具奏班師其能擒獻首先造意者賞銀五百兩陞授三級擒獻真正下手者賞銀二百兩陞授二級事畢之日夥內脇從無罪軍士亦各賞銀三兩以示寬恤之恩欽此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欽奉勅近該

提督軍務戶部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胡瓚奏據總兵官桂勇報稱本月初六日督率官軍將前次殺害都御史參將首惡郭鑑等十一名俱已擒斬又據陽和城夜不收張雄報稱初七日餘黨復行嘯聚守把城門燒燬桂勇大門殺死上宿夜不收及行路餘丁朕惟大同軍士叛逆已屢有勅旨止將首惡擒斬及赦其妻子并餘罪輕者一切不問卻乃不知悔悟復肆凶惡顯是爾等曉諭欠明以致城中官軍不知信服朝廷號令況今次倡亂首惡不過三十餘人桂勇既被困急爾忠爾天祐各有地方之責緣何不聞設策防護協守副總兵靳英遊擊將軍葉宗李鑑各統遊奇兵數千以人數計之百人擒斬一人勢如拉朽緣何亦坐視兵亂不行防勦其起用原任總兵朱振先蒙赦免鉅萬贓私與副總兵林寬都指揮關

山并特起用恩出異常正宜矢心圖報遇此事變緣何束手無策兵部參稱爾等臨事苟安縱惡養亂有負重托本當究治但念緊急用人之際姑降勅切責令各戴罪自效爾忠爾天祐務要督同英宗鑑振關山協謀併力將卽今倡亂真正首惡逐一設法擒捕盡絕其餘脇從無罪之人仍從寬宥如或仍前怠忽觀望致使惡黨橫恣貽患地方國法具存決難輕貸爾等其慎之慎之故勅欽此今據山西行都司會同大同府呈問得犯人胡雄招稱節次逆惡情由雄與郭疤子韓天祿張四懼怕捉拏逃躲鎮巡等官累奉勅書緝拏一向不獲嘉靖四年正月內三堂出示省諭軍民人等將原搶軍器送出收官訖二月內雄等見得地方已寧暗密入城潛住有夜不收蕭深等緝知稟報鎮巡官會議督率官軍擒拏閒雄等風聞捉

擊本月二十七日雄向郭疤子張四韓天祿并先助惡漏網焦啞雲董祥張驢兒紀大福王車良馬斌麻奉陳琰崔大倉馬江郭洪張紀許福王弼于經陳聚薛安李仁王通仝宗高會各商說朱總兵又會三堂要捉咱每不如今晚再行放礮吶喊聚軍將朱總兵害了纔得安生至二更時分雄等放礮吶喊齊到朱總兵門首本官聽聞勢惡隨同家眷躲避將伊住宅一所并家財等物盡行燒搶雄與張四等并助惡見獲雄戶人胡寬胡深胡海及乘機軍餘賈天爵張玘麻九住劉住子賈廷玉申四兒張堂劉忠喬鐸王安張茂郝雄各不合又將李長史家財搶劫陳典簿官房燒燬二十八日早蒙鎮巡等官督率副遊等官靳英葉宗李鑑官軍周寬等將本城四門關閉分布街市非門搜捉將雄等并郭疤子張四焦啞雲胡深胡

海董祥賈天爵張驢兒張玘王車良馬斌麻奉麻九住陳琰劉住子賈廷  
玉申四兒崔大倉胡寬俱捉獲審問招出助惡放火兇犯馬江等二十九  
日仍督令官軍將韓天祿并馬江郭洪張紀許福王弼于經薛安王通全  
宗高會紀大福陳聚張堂劉忠喬鐸王安李仁張茂郝雄俱捉獲於各家  
搜出原搶劫朱總兵李長史等家財查給各主認領將雄等審明牌發本  
都司會同大同府追問明白前來該臣節次會行擒獲各首惡到官將先  
起劫財岳世美等發仰守巡道查問續將真正下手叛軍郭鑑等一十五  
名擒獲俱各斬首解驗訖其節次有功人員會同鎮總并管糧郎中司府  
等官遵照賞格及從權支給官庫銀兩分別等第賞勞以安眾心外今據  
前因會同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左副總兵

署都指揮僉事靳英參照胡雄郭疤子張四韓天祿累犯不悛凶頑成性  
逞一時之忿恨壞百年之紀綱視主將如寇仇以焚劫爲常事神人共怒  
罪貫盈及照蘇海魯安焦啞雲董祥張驢兒王車良馬斌麻奉陳琰崔大  
倉馬江郭洪張玘許福王弼于經薛安王通全宗高會胡寬胡深胡海賈  
天爵張紀麻九住劉住子賈廷玉申四兒紀大福陳聚張堂劉忠喬鐸王  
安李仁張茂郝雄愚蠢無知煽惑易動惡而虛張聲勢行劫而計在得  
財羣兇俱已成擒原情實有餘辜如蒙乞勅該衙門查議奏請定奪本部  
覆題節該奉聖旨是郭疤子等二十名漏網未誅又恃凶悍倡亂貽禍情  
罪深重著鎮巡等官取招明白不必解京卽便押赴鎮城人烟輳集去處  
將首惡陵遲其餘處斬仍將問決過招罪情由刻榜圖形并首級發各邊

張掛梟示家屬緣坐的依律行欽此又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蔡天祐題爲擒獲有名首惡兇犯盡絕事該本部看得首惡韓天祿與郭疤子等係是一等助惡馬江等與焦啞雲等係是一等合無遵照前旨施行等因覆題節該奉聖旨是韓天祿并馬江等著大同鎮巡等官一併問招將首惡陵遲其餘處斬還刻榜圖形梟示緣坐欽此查得今問胡雄等招由與兵部先題奉欽依不同呈乞議處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胡雄等四名結黨倡謀縱囚助虐脇主將而要赦劫武庫以稱兵逼犯親王擅圍府第罪大惡盈擢髮難數焦啞雲等三十六名蘇海等二名甘心從逆攘臂逞凶持刀披甲將帥莫敢誰何放火殺人良善輒遭荼毒雖與首惡稍異實比常犯不同已經節該兵部具題節奉欽依將首惡陵遲家屬緣坐其餘處斬



該部備行去後今大同各官止問首惡胡雄等謀殺人處斬其餘放火及加功斬絞罪名正犯既不盡法家屬又免緣坐非惟於罪不合抑於前旨有違況招罪情由係該刻榜圖形給發各邊張掛軍民觀瞻所係似此輕縱無以警戒凶頑覆題奉聖旨是胡雄郭疤子張四韓天祿依擬各陵遲處死家屬緣坐財產入官焦啞雲等三十六名各斬蘇海等二名各絞家口免遷發欽此

### 雲中紀變

孫允中

嘉靖甲申雲中撫臣建議添五堡禦虜處置乖宜參將賈鑑督工苛刻以營私犯眾怒殺鑑於工所分必死謀叛入虜凡三日未決撫臣命大同知縣往諭曰吾弗汝究速入城是夕悉入撫臣捕把總指揮關山下獄究所

由眾懼譁曰都堂給我輩洵洵鼎沸因聯殺撫臣弗靖鎮守總兵江桓避匿莫救也帝命都御史石岡蔡公天祐代撫事戶侍紫山胡公瓚帥師討之天祐單騎入城以安集良善且俟反側者少定徐圖之無何瓚兵抵陽和衛距大同百里羣兇恐脇良善登城爲死守計蔡以賊居中黨與糾結蹂躪良善且憑堅兵難卒下上疏力陳其不可胡乃移檄索首惡者桂總兵勇謀誅以獻眾覺將不利於桂胡因表朱振爲鎮守以代桂遂班師論胡者紛紛大兵去羣兇果弛備蔡乃從容展布縱金廣閒覃恩厚施破規削矩離解糾結從而掩捕顯戮苗耨髮摘始終七八年間誅者近千人不動聲色奸黨潛消境土無虞有功於國家多矣積勞拜陞兵部侍郎未幾言者不肯審時度勢以諒其權達濟變之誼乃至有浪費無紀之說嗟夫

以孤危之迹寄於羣兇鼎沸之間將欲明王法示顯戮下弭邊方之患上紓西顧之憂卒使恩威并著善惡攸分區區小費恐不足借者竟以此媒擊其短罷廢以歿獨何心哉獨何心哉嗣是都御史檠谷王大用鶴亭王潮相繼代未逾年去太華何棟代未五月去三峯潘倣代居三月而難作再歲易撫臣者四人矣始彭總兵鎮去大同也大司馬荆山王公憲曰李瑾才將也遂舉以代值秋高虜渡河住牧撫臣以聞荆山曰非添總制提督不可東圍劉源清才巡撫也可拜總制郤永才將也可拜提督命既下劉卽視事郤永待報啓行永自請揚兵邊外事下兵部荆山公覆曰可哉得報許焉李總兵倡議曰大虜近塞蓋浚濠以阻檄上制府曰可哉分鎮城馬步卒爲兩番往修起天城迤左衛延袤四十里眾苦之再旬值番上

者歸乃下令曰明晨空城往公限三日完矣夜六七卒季富子王寶等酒醉舉火倡眾應者六七十人李遇害李性嚴急少恩到鎮未久軍法外創爲攔馬纏腰等刑失將士心疾視其死而莫之救也潘公乃倉皇奏曰將法刻兵悉變請置之勿問制臣曰兵悉變法不可廢請討時予先出巡蔚州聞變兼程回入城覘其兵不悉變也廉得首惡名數乃謀諸潘都御史朱總兵詹郎中榮早圖之得報前疏下兵部議矣荆山公曰兵未必悉變脇從罔治渠魁必殲乃榜善良以渠魁責撫臣降勅以相機宜隨責總制于是鎮撫及予等分布官兵將倡惡者若干人并器仗生縛以獻且聞諸上時事出倉皇奏內未列總制提督姓名制府復榜諭曰五堡之變朝廷姑從寬處乃復稔惡不悛以戕殺主帥天討所宜加者榜出而五堡遺孽

輒偶話不自安予乃帥甲士與囚徒詣軍門諫曰罪人既得兵可不血刃也東圃銜其不與有功也詭曰甲申之役胡紫山以兵不臨城言者數十章吾將犒我師以彈壓地方而已予應之曰甲申之獻級也非俘也往歲之變幾千人今不滿二百事勢易爲也因一語情可立見黨與未盡一獄吏足矣且五堡事朝廷已分矣愚民易惑而難悟況悍卒乎東圃乃以囚付紀功御史蘇祐訊果不滿百也未獲者誠僞未辨也東圃乃遣參將趙剛等率甲士三百騎往捕撫臣驗其姓名皆捕賊有功者曰此仇攀未可盡信且駭人乃止捕其無功者比晚羣心驚惑拒巷不納復得八十餘人獻東圃曰朱振謀主也予曰誠以書招之來否卽心事著矣乃移書招振振聞命卽來身詣軍門東圃復謂予曰汝先入城以諭安人心使知首

惡已得兵不濫及也明午令解甲棄兵以迎王師予曰諾乃復入城如所  
諭比二鼓約三數人城中吶喊倡爲洗城訛言予同趙總兵鎮戴遊擊廉  
設伏邀擊格殺凡二十九人餘解散次日黎明我師西南二路集城下斬  
關而入殺傷者塞道財產劫掠一空城門未啓內五堡遺孽相疑恐喝悍  
橫難制之輩翕然一變卓午郤永帥師東路整隊而進及關亂兵開兵迎  
戰殺我師革職參將一人予與潘馳往諭眾咎予曰僉事給我爲洗城計  
操戈露刃者鱗集蟻附至輿不得行予反笑曰聖明不屠城也老母妻子  
咸在內何給汝爲有長者數輩曰此兵機也彼亦給僉事矣無殺僉事今  
我輩負屈予謂潘曰將士貪功激城中人變矣盍爲請諸朝乃爲五六疏  
分道閒行得達者二疏而已餘繫治沿途獻二疏大意云大同軍士卒起

於殺將脇從罔治已奉欽依首惡旣擒似難再討總制將士貪功戮其善良使洗城之說訛言成真貪生畏死之輩難以卒下兵連禍結患生意外非安國家利社稷萬全之計總制時止聚落驛不進亦上疏曰叛卒稔惡拒王師撫鎮郎中僉事皆首惡撫臣關防在叛軍丁荆山公曰總制權宜輕重假之撫臣緩我師宜置之言者望風旨劾撫臣罷去少宗伯未齋顧鼎臣乃颺言曰干戈倥偬將士貪功嗜殺寧無橫擢鋒刃者乎宜申明紀律徐爲之處帝嘉納之少宗伯久菴黃綰力言用兵之非忤當道太宰誠齋汪鋈望風旨以他事謫黃雲南參政荆山覆奏宜大發兵糧且云非再添總制提督不可江桓才將也可提督命下言者曰甲申之役桓辱命甚矣恐無以服人心壯國威報罷久菴發憤上疏指當道失上大感悟復其

官如故然大發兵糧之說如荆山請矣予復出城詣東圃言曰殺將者已  
悉得兵乃臨城安殺遂至此請申明紀律以安眾心東圃曰汝母爲賊說  
吾已請兵矣因羈畱懷仁于時雙岩樊繼祖以河南參政母喪服除詣闕  
命下參江西政事僉曰大同之行非公不可乃疏名上請許之上西顧爲  
之旰食不視朝累日公卽抗章首以主憂臣勞爲言詞意懇惻單車之任  
抵陽和衛廉得其詳因悉心謀諸東圃公大忤意因上疏曰乞假金牌單  
騎入諭以禍福可立下不卽仗節以死無恨也未復云畏死者計出無聊  
謀且勾虜不早圖恐貽將來患疏入識者躡之當道深非焉并未齋久菴  
疏咸寢閣不行總制下令居庸紫荆倒馬鴈門等關設卒守之邏者交錯  
於道大同諸臣章疏不能達京師矣東圃上疏曰宗室登城自謂曰首惡



矣復上疏曰城中宗室士夫悉從賊負朝廷矣實天欲厭此城矣事下兵部少司馬養齋徐問議不合投劾去王職方郎中學益議不合謝病去王修撰汝孝代荆山爲稿覆上得中旨咸云作急攻打進城之口務分良善予乃移書東圃大略以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國之福況殺將者已得矣進兵大驟人心驚駭餘與雙岩議同東圃益怒諷山西一泉王杲劾予離母出城去其官仍聽紀功御史勘已而東圃復上疏曰城可灌也事下兵部荆山曰可哉時冬十二月也乃命李郎中文芝楚主事書董其事又募敢死士百道攻擊城中守者益堅部差千戶杲某入城曰原報首惡降餘悉宥眾曰給我輩屢矣弗敢信請爲質乃各詣軍門降永悟且恥功出本兵詭曰汝等第回令官令出吾弗汝欺官出號於眾曰吾奉兵

部命不汝欺可令人取炭爲信乎時踴躍爭隨者約三百人永分捕刖之千戶乃怏怏去眾益恚背城死戰凡三日守益嚴掠金帛勾北虜數萬大舉入寇先以數騎誘我師永帥遼將士往復乃發邀擊之我師失利死者相枕藉虜乘勢晝夜來攻城城中亦鼓噪應虜覘我師喪氣乃畱精騎相持餘分投渾應朔懷等州縣鄉村抄掠凡七日夜損輜重器具男婦牛羊生畜粟芻不可勝計城中變卒利誘酋長數十入城中指代王府曰兵退以此酬汝虜亦唯唯謝羽檄達京師九門悉分卒守之中外洶洶廷議曰乃兵力弱也分遣科道詣九邊募兵東圃復上疏曰虜勢外連叛卒內應弗能支請再添總制禦虜而已專意攻城閣擬三人者請帝降御劄曰弗不可用也夫大同叛軍先因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

所爲亦未敢逆朝廷止是郤永不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劫囚勾虜抗拒朝廷旣說專勦逆徒脇從不問郤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大同爲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倚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民皆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人調置別用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興復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別遣文武大臣果能曉事者使專意備虜密令多方計擒逆賊之魁者庶免老師傷財源清旣能了事如何又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筭出而中外始知用兵非朝廷本意東圃頗聞劄意又見兵馬殘傷甚多虜雖得利去聲言復

大舉入始詣城下索首惡詹郎中見虜勢猖獗將復來我師城下暴露日久蹂躪之餘東西兩關已不守南北倚草場關牆自全糧道絕數日食且盡往往謀潰散重鎮危在旦夕乃私謀都指揮紀振遊擊將軍戴廉曰事急矣我輩無以報朝廷者總制誠索首惡謀將內應不成雖闔門齎粉無恨也對天出矢言慷慨泣數行下時指揮馬昇威震城中詹郎中移討激以大義昇委心焉乃相與嚼血盟密令王鎮撫寧詣雙岩以情告雙岩因曉以禍福深加獎賞令人伴送東圃佯許無誠心寧入弗敢言詹郎中復出以情告東圃陰令穴城詐給票詹郎中許動官募壯士詹郎中入謀且成穴城者將守眾覺以水灌之穴者悉死馬昇恚恨詹郎中等賣己也將不利人人自危盟乃改東圃自惟師老財費兵馬殘傷貪功嗜殺之計爲

聖明洞燭無遺乃惶恐上疏曰臣兩目昏花雙足腫痛請避位疏入帝大怒罷斥之廷議以東瀛張瓚代聞命卽抗章曰大同之事起於殺將始禍者悉獲其後來節報姓名難保無冤下令諸將曰毋攻城吾將有請因遣騎星夜招予詣軍門使入城開諭具慰曰東圃從僉事言無以至今日也密馳諭渠總兵振曰脇從罔治渠魁必殲事在相機早處因兼程趨鎮東圃退居陽和衛城我師聞之咸舉首加額曰天王聖明宗社效靈矣次日楚主事觀兵城下城中者悉登陴曰我輩非殺將者怕死自全爾詣入楚已得其詳遂入永恐弗利於己也遮道以拒者十數輩梁總兵振跪曰鎮請與俱乃先入是廷議降者給票免死票悉具東圃禁不發至是乃悉索入合城望闕呼萬歲聲聞數里詹郎中語及敗盟故楚主事進馬昇等陳

朝廷威德曉以禍福及屠城非聖明意各感悟是夜二鼓乃殺原報首惡黃鎮等二十四級獻軍門郤永招兵居城外百計沮撓樊恐復變疾入鎮城以鎮撫人心永果令人謠曰樊都堂伏兵城中爲內應眾果疑夜驚者數次樊堅臥不起乃安明日予奉東瀛公命以入拒城開諭羣疑漸解先是乘機無賴者多縱恣不發老弱饑餓死者相枕藉軍士月糧多住支雙岩乃榜諭城中明示朝廷用兵初意開倉賑濟不法者輒擲殺人益信又明日東瀛公道出深井東圃邀於路將以惑眾志敗成功東瀛公揣知閒道疾走城下先掣遼東陝西兵退各二舍中外將領以次參謁公從容閑雅以安眾志令洞開諸城門撤巷口擁塞約日張鼓吹同蘇御史由南門入老穉焚香羅拜者塞道乃置酒高會賞賚有功次第以聞虜聞之始遠

去公乃還上谷遙制之上悅然王征勦志屠殺者內不自安諷言者劾論曰樊梟挫威城下楚梟不宜入城東瀛因人成事又曰樊賑貸市私恩非奉命其我師濫殺平民悉以爲功將士死亡多避匿不報諸臣有功者多抑遏不紀又從而媒孽其短人心疑懼會代王奏稱請官撫安賑濟事下禮部大宗伯桂洲夏言上疏云大同功罪未明賞罰未當未免人心疑懼請差忠讜大臣前去撫安賑濟查勘功罪疏入得許推一人往誠齋以二人請乃簡命少宗伯黃久菴賜璽書便宜往由上谷與東瀛公蘇御史遇會檄徵諸藩臬二暨郡首之賢者共按之永使數人邀於路曰大同反側未定也請必毋入以罹禍久菴公佯許之上疏以永持兵柄重往勘不便請罷遣之公乃相繼入城驗治永誣奏曰黃未出京參語先具請改委更

勘之蓋黃公孤忠自許不畏疆禦故謀國者內不自安交疾之疏入得之該部知道故事當報罷曾給事中忭承風旨參駁迹似抑永實促之行也久菴到鎮首以御劄及原奉勅旨陳香案開讀訖宗室文武諸臣父老叩首謝曰聖明天子明見萬里外臣等死不恨矣公乃告示殺傷殘掠者許自陳請貸陰令夏斷事黜多方研審諸被害得惡逆未盡者悉捕之眾心益快關廂居民乃報曰王師臨城之始妄殺民首數多除報功外尙餘二甕瘞民家候城破冒功今城未破首亦未發請驗之又曰北虜入寇我師失利傷殺蔽野永命積而焚之骨約三數車請驗之暴露足傷公乃肩輿出郭遍視因泣下沾襟各陸續以聞然後多方賑濟詳奸功罪閱四月而始畢據實以聞其略曰先任總制劉源清虛僞獵名濫承總制遇因數卒



戕害主將輒謂闔城背負國恩欲遂屠城之慘頓忘相機之謨事機屢失人心激變誣陷宗室實封邀截扶同具奏欺誑朝廷堅城閉而一策莫施大虜來而四境受害寒冬建水攻之策平原興穴城之工贓賄交通行檢大玷先提督邵永以黨逆遺奸竊提督重柄張大軍情每坐欺天之罪潛藏詭計卒集圍城之兵人心激變黨惡乘機紀律不明縱兵殺掠迹類長平狀同流劫射撫臣幾殞城上執途人多斃獄中盜關廂糧草而易軍餉之銀聽厮役撥置乃竊館人之蓄久頓堅城全無一策恪投首之票刑背炭之人長蛇布陳大損軍威匹馬先逃卒墮虜計二臣皆貪功僨事自行贓賄糜費錢糧動逾百萬捨置元惡殺傷無辜不下千餘城中宗室良善皆欲置之於死此與賊同處猶或可諉關廂村堡居民邵乃橫肆殺戮此

與賊無干亦復何說重鎮幾危邊防盡壞軍民有從虜之機兵將有崩潰之勢大事幾去致厯宸憂及至事勢難行方纔勉從無定律以春秋大義罪所必誅擬之國家典章法難輕貸相應從重究治以爲文武大臣誤國殃民欺君不忠之戒協守副總兵趙鎮遊擊戴廉都指揮楊德中軍指揮趙春各肯率眾協謀自足解紛排難乃坐視主將之急難自夜半至次日辰時李瑾方纔遇害各無一言處置以爲應援蓋緣先年不職鎮撫諸臣皆從寬典遂致今日效尤以上四臣俱用從重究治以警將來被殺總兵官李瑾雖用刑過酷以致殺身之禍然律已廉潔而多爲國家之勞輿論實不可泯卹典似不可廢大同之變始於亂軍之殺將成於總制之貪功而宗室良善四路官兵顧皆無罪被害者也宗室良善已蒙朝廷調卹而

四路官軍皆沿邊悍將強兵朝廷之所倚用者而時值嚴寒地居絕塞屢被亂兵之挫復遭胡虜之殘將官懼僨事之罰多匿報之數乞行各處巡按一體優卹總制侍郎張杲先督糧餉而輸轉有方三年遂宿飽之願繼總戎兵而運籌達變數日散旣老之師重鎮奠安羣疑消沮樊杲一承撫命卽奮忠貞單騎入城之奏雖不過行而膽略可嘉內應撫安之謀旣夙斷於當時絕惡掃除之助又復見於今日重鎮奠安而功不可泯者御史蘇某發郤永劉源清之愆而風裁懋著辨王道曹林之枉而人心允孚決羣謀於未定安重鎮於將危主事楚某變通之才不泥於執守靖難之志適逢乎機會赤手蹈虎豹之穴而衆心悅服倡言示利害之徒而羣疑漸破潛消脇從之黨實開平定之基郎中詹某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與戴

廉當兵戈擾攘之際人心疑懼之時倡大義而密定內應之策用間謀而潛通外合之機遂使執迷從惡之輩終爲悔罪效用之人卒之同惡授首餘黨歸心解數月不解之師救百萬無罪之命詹某一儒生也而建議獨先王寧一卑官也而冒險尤甚又出紀振戴廉之上諸臣內戴廉有不救李瑾之罪宜另行議處其餘皆有功可錄者也似宜分別大小量行陞職以旌其賢能員外李某聞撫安之議相從入城領決河之命相機而止亦應量加賞賚以酬其驅馳之勞指揮馬昇千戶楊麟受亂軍之推戴而據城防守罪固難辭脇諸臣之謀議而斬惡效勞功亦可錄遵照欽依賞格相應陞職但二人原在本城爲眾所脇今雖悔過自新若使仍在本城不惟其心終有未安而讐家報復之禍亦或不測終非所以保全之道似宜

量移腹裏地方相應職事以全其功先巡撫都御史潘某到任未久事變卽臨暮夜倉皇致失勅書符驗數月間關屢擒惡黨兇徒朦朧討赦原非迫脇懇切止兵深達機宜固請楚某入城密與庠某定議備歷艱險之危機卒成撫定之初志先分巡僉事孫允中入城於殺將之餘已占慷慨入城於激變之日實懷撫定因避黨惡助逆之嫌遂來避難棄母之議以上二臣皆被慘劾革職似應議處量加敘用也東瀛諸公等復上疏題稱侍郎黃綰奉命兼程到鎮廣布卹下之仁獨持國法復擒漏網之惡再安人心數年之積疑以除一方之隱憂以解曾給事中忤私具稿乃冒同科公議上疏曰源清之罪當議楚書蔡榮之功不當錄張瓚之功爲冒昧潘倣允中之官不可復事下兵部久菴乃盡暴東圃贓私顯著者及婚姻貨賄

等語各有指實荆山公乃覆議曰郤永侵官銀糧餉求索偏裨財物紀律不明縱軍殺掠論其功過似當重處劉源清矯枉過正舉措乖違屢失機宜師久無功誠爲有罪但彼時賊勢方張地方危急惟知奮勵討賊不顧國家大體察其情罪實有可原況源清先任進賢有功誠如該科所論應否曲全國體待以不死楚書當大兵攻伐之久值羣兇窮蹙之機仗義入城推誠服叛潘倣倉卒遭變屢擒黨惡備歷險艱密圖撫定孫允中離母出城實懷撫定迹嫌黨逆遂被羈畱二臣原擬敘用但倣先事不能忘變賊起不卽勦平降志辱身伏隸叛卒與允中俱有失事地方之罪黃綰奉命大同查勘功罪窮推盡詰纖悉不遺固人臣守法之常但言論太激少權事體輕重議擬之間容或有過給事中曾忭等職司封駁歷閱原看奏

章反覆所論權重輕之宜不偏不黨實天下士論之公等因題奉聖旨這大同地方各官功罪既勘明白劉源清郤永并趙鎮等事干刑名情罪深重都著三法司從公依律會議具奏張瓚先督軍餉效勞後能撫定地方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樊繼祖蘇祐銀十兩彩段一表裏楚書詹榮紀振王寧各陞俸一級李文芝陞俸一級戴廉准以功贖罪馬昇楊麟著調別衛潘倣孫允中且著各復原職致仕葉宗段堂季彬劉江張鎮張忠梁鎮各賞銀彩段一表裏徐淮王鎮夏杲李鳳鳴胡德各罰俸半年黃綰奉命撫鎮查勘周悉勤勞可嘉陞俸一級還賞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其餘依擬曾忭不俟復奏輒先論擾言詞欺誑沮壞國是著錦衣衛都拏送鎮撫司打著究問了來說欽此曾忭連及同科二人詣獄各以輕重被罰諸

臣先行賞罰訖徵東圃詣獄乃聲言屠城之說有所指授法司諸公相視莫敢發無何荆山公以老去誠齋公被劾去曾給事中以誠齋故坐緘默不劾去王修撰外補提學去聶司徒引年致仕宰臣亦謝病歸久菴公以母憂去漁石唐公爲司寇代聶公時總制全陝未回始終凡三年閒潘三峯物故詹郎中以外艱去楚主事尙寶少卿册封藩府一時共事諸臣立朝者無幾矣漁石公上議奉聖旨劉源清郤永奉命討亂不能隨宜區處乃故執攻城以致師老財費傷殘衆多損威負任法當處死你們旣說爲邊防遠慮請從末減且事權本出總制劉源清著爲民不許朦朧起用郤永降三級著在宣府沿邊殺賊以贖前罪戴廉徐淮已有旨了其餘依擬未幾雙岩公入副中臺拜少司馬詹郎中起復擢光祿少卿又以內艱去



而朝廷大慶皇嗣繁衍九廟禮成加上兩宮尊號曠蕩之恩層見疊出從戎者放回削籍者冠服四五年間如變易踪迹靡常而允中母子妻孥幸保丘隴仰荷聖恩優以致仕潦倒林泉祝頌聖壽歌咏太平追憶往時向非皇天悔過社稷效靈主上明聖洞燭奸欺御劄一出中外曉然知用兵屠城非朝廷本意而一時社稷諸臣如桂洲公讜言正論獨定國是久菴公身任安危屢折不撓東瀛公達權濟變轉危爲安雙岩公委身致命卒安反側梁總兵楚高渠謀勇兼資詹角山紀都司戴遊擊王鎮撫之忘身殉國少遲旬日不知胡虜復來何以支持士卒費散何以收拾宗室良善之眾不免於魚肉居庸紫荆以外或淪於左衽各邊招募之兵恐難卒集都城守門之卒亦奚足恃主上西顧之憂或未可以卽紓而一時謀國阿

附諸臣其肉可復食乎如未齋公之先見徒付之空言而已是役也頻年彗星三見及期星殞如雨旣而果枉死軍民動以萬計糜費公私不可勝紀豈非國家之大不幸也允中自始事以至卒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秉筆之餘追推往事端緒叢襍於數歲文牒散見於諸曹其一時身親經歷諸臣升沉寥落有如晨星不識曾有紀載其詳者否也然上而國是攸繫遠而紀載所關大而聖朝戎務之詳細而一方安危之變以至諸臣經略之纖悉廟堂刑賞之太端日引歲移毀譽奪於勢利愛憎混於公私是非眞實豈能一一昭明乎哉姑記之以備異日之定國是者取衷焉

擬上明罰安邊疏

臣竊惟大同之事往年之失則在於併首惡而□赦之廢法莫此爲甚後

宜乘不備有以處之不難一向置之度外所以復有今日之事今日之失則在於徵往太過鹵莽不思輒倡征勦之說殊不知叛卒居於城中非此賊□夷虜夫城池者朝廷之藩籬宗室者朝廷之骨肉文武官僚者朝廷之心膂軍民良善者朝廷之赤子其初只數十叛卒并脇從不上三十餘人劉源清卻永先受闖外之寄苟知方鎮爲大生靈爲重早能因其未備闖入城中擒之特易失此不爲既及受命率兵只宜遠頓外方愈假寬緩移文查訪以求首惡姓名則眾心皆安洗城之說自無以惑彼或劫掠城中城中之人必深惡之乘其深惡因令整兵預備人情所願候其有備只假一檄而罪人可得失此不思內閣倡爲征勦於上劉源清卻永和爲征勦於下領兵爲城先攻東西二關如戰敵國如攻賊巢殺其無辜使益驚

駭奔入城中反爲叛卒守城洗城之說益信無疑而又不知兵法深戒犯其五難夫窮死莫迫今則迫其窮死是犯一難大同堅城利器所在是犯二難百萬生靈皆置之必死以助其守城是犯三難文武官僚亦先置之必死使其無措是犯四難圍城將屠無罪兵爲無名是犯五難猶欲攻城城可下乎況使功不如使過潘倣受方面之寄正宜使之立功贖罪輕信浮言輒以潘倣等皆爲賊縛先行革職不令與事又欲待事寧爲議其有言皆破調爲叛卒所使不復詳其情理以致官僚卿士及于宗室坐爲抗拒王師所以消息不通迄無可處師老財匱卒難成功當誰咎哉縱使萬一得破必將殺戮無辜亦爲自撤其藩籬傳聞四方諸鎮皆危將來事益深爲計諸邊之失亦自此矣何況未必能破而機會屢失卒至事窮計至

勾引北虜而來勢實叵測夫古人善兵皆收其末勢而避其方張昔我聖祖之驅胡元實乘其末勢故能拓漢唐之故疆今則不然我爲承平之餘彼爲方張之勢且今大同人心皆懷必死之懼望救北胡有如父母人心向背安危攸繫爲勢最爲可憂況古占夷虜不在多人如王衍見石勒之嘯而知有中國之覆王謨明聞趙德明之言而知其西夏之憂今北虜之有人無人我皆不得而知惟觀其舉措可知舉措未當事猶可爲舉措皆當人心必歸歸之不返則事勢可憂又不止如今日而已又況國家兵力悉在諸邊精銳悉圍大同暴之冰雪經冬涉春死亡纍纍昨不潰散從逆亦倖矣今屢遭挫衄殺傷不可勝數但匿而不聞似若不覺由此言之則國家兵力之困莫甚今日而欲當方張之勢豈不甚難爲今之計更無他

策惟安內足以禦外安內之至亦無他道惟處其情罪允協人心天理之公則無人不信無人不服無事不濟矣況謀殺主帥謀殺本管長官律有明條雖犯人妻子亦在所原況一城生靈之無辜哉此謂國法此謂天討執此而行雖使北虜聞之亦將自服況我大同之人哉大同既安則北虜之冀望已塞然後驅之必去而無還心亦猶良醫治病先固其本源而後驅其外邪斯爲善也今不知務此而猶知征勦之說以彌縫上下昨日內閣雖因陛下神明之見不得已而罷劉源清然卻永猶存爲主帥則大同人心之疑終不可解萬一小王子果來入城何以慰其心則我之計以窮彼乃據大同徐驅其眾南下其勢誠有不可支者故不可不早慮而深圖也夫閩外之事將軍治之不得與況居臺閣之內欲執一己之見以度閩

外之機可乎惟擇用得人使之相機而處則無不萬全矣伏望陛下大發  
乾斷速去卻永并正劉源清妄殺失機之罪別簡忠智以代之明頒詔勅  
以諭之使大同之人曉然知覺翻然知悔知陛下至仁至明之心誅討止  
于有罪無辜一人不得濫及則大同之變不待旬日而定矣臣實不勝激  
切願報爲國之至